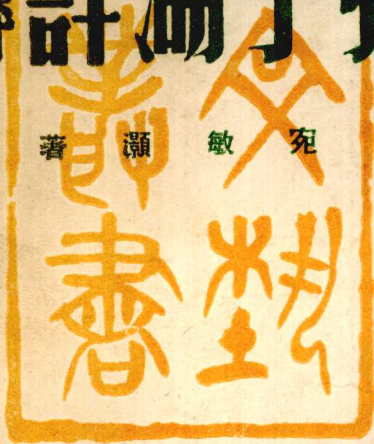


貴陽文通書局
惠贈
廿八年五月三

張于湖評傳

宛 敏 灝 著



文通書局印行





K 85
K y] / ($\frac{1}{2}$)



書叢藝文
傳評湖于張
著 顧敏宛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貴陽初版

文藝叢書
張于湖評傳

統版對元白報紙本 定價金圓一元零五分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宛敏瀛

發行者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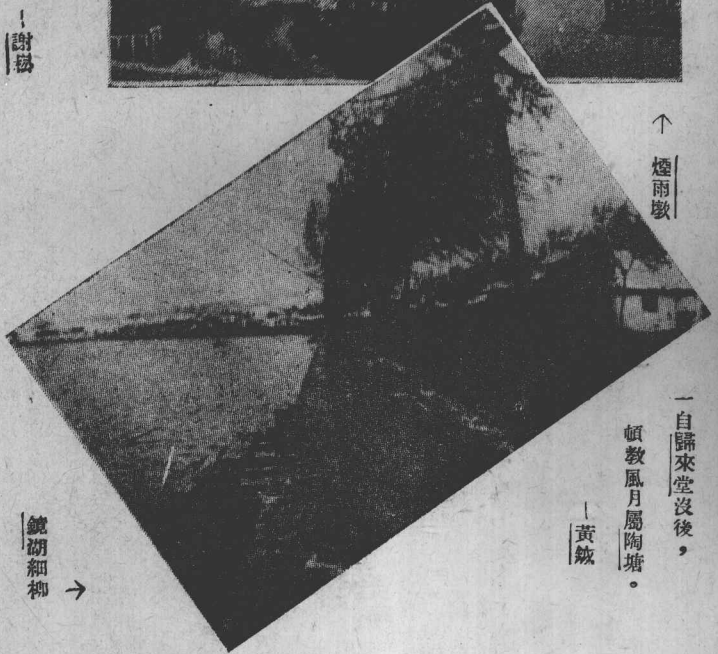
發行所 貴陽 重慶 成都 廣州
文通書局

上海 昆明 長沙



喜舍良田爲種魚，
……春風茶社芳節改。
謝錫

↑ 煙雨墩



— 自歸來堂沒後，
頓教風月屬陶塘。

黃敏

鏡湖細柳 →

昔人嘗謂詞有豪放婉約兩派，而豪放一派，率舉蘇、辛。實則蘇、辛不同。蘇天性坦易，辛則有激而然。南宋之際，外有強敵，內有姦佞，風雲慘淡，八表同昏。仁人志士，曠不捐膺切齒，呼號奮發，思餐胡虜之肉，斬佞臣之頭；收已失之疆土，報君父之深仇，豈必待濡染蘇、辛，而後始有所述造！蘇軒以前，忠定、莊簡、忠簡、澹庵諸公，忠忱鬱勃，力支危局。偶爲長短句，輒蒼涼悲壯；而忠武絃斷之音，沈哀入骨，飲恨尤深。蘇軒以後，英傑之士何限，雄偉之詞何限，使概以辛派目之，而不屑考其身世，原其苦心，張其絕藝，以致一代驚才，湮沒無聞，寧非憾事！于湖先生先蘇軒九年生，天姿卓異，胸襟浩蕩。年二十三擢進士第一，學問宏博，指陳周至，序爲詞二百餘首，大抵感懷君國，聲響徹天，真民族詞人也。曩年書城兄嘗撰二晏及其詞，精密無間，茲復爲先生評傳，於其家世、里居、交游、學藝，政論分明，又排比時事，系以年譜。正史籍之訛，糾方志之謬。顯微闡幽，激勵忠義，其有功詞苑，良非淺鮮。噫！島夷縱恣，神人共憤，展讀是冊，庶足以堅敵愾同仇之志，而爲全民抗戰之一助歟！癸未秋唐圭璋序於白沙。

目次

張孝祥傳

章一 緒言

一、南宋詞壇鳥瞰 二、駿發蹕厲的張孝祥

章二 家世

孫卽之
張籍——張補、張幾——張邵子孝會、孝忠——張祁子孝章——張鄒子孝伯、

章三 里居

一、本貫烏江 二、遷居蕪湖

章四 交游

張栻——朱熹——劉珙——王質——王旣——王十朋——王佐——張維
馬令——談獻可——楊冠卿——沈端節——韓元吉——石孝友——韓玉
朱翌——其他

章五 年譜

九〇

章六 學藝.....一二七

一、理學 二、文學 三、書法

章七 詞論.....一三三

——表裏俱澄澈——忠憤氣填膺——妙處難與君說

附錄 軼事.....一四四

張孝祥傳

按今傳張孝祥傳有三：其一爲宋紹熙五年陸世良撰，見涵芬樓景印善齋李氏藏宋刊本于湖居士文集附錄，題宣城張氏信譜傳。其二亦見同書附錄，題張安國傳。其三爲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與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合傳，載卷三百八十九。三傳詳畧互異，並鈔於次。其事實出入處，已辨見本書各章，故未另加按語。至於方志所載，多僅據史傳增損，茲概不錄。

一、宣城張氏信譜傳

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爲于湖先生。本貫和州烏江縣，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秘閣修撰金國通問使邵之從子，父祁，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策問

師友淵源，秦瓚、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公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先，知貢舉湯思退已定，損魁多士，帝讀其策皆檜語，復自裁擇，乃首擢公，親灑宸翰：「議論堅正，詞翰俱美。」先燕湖東境有龍穿岸騰空，風雷異，須臾雲霓五彩，光燭百里，江山掩映如錦。及捷聞，人咸謂慶雲爲公之先兆云。

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長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寃之，天下寃之，陛下所不知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帝特優容之。時公尙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初授簽書鑄東節度判官廳公事，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父（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之。復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者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非，正黜私說，以垂鑑窮，從之。

遷校書郎，勅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尙虛，公獨上原芝篇以諷之。其畧曰：「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亦願克寧。」又曰：「在

仁宗、英宗之室，尺（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覽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

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公與汪徹同館職，修先朝實錄。徹老成長禍，務在磨稜，公少年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徹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爲君子所與。」公曰：「願自立何如。」思退聞之，不悅於徹之言。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公等奸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祀。尋除知撫州事，臨川詰卒趨劫庫兵，一時鼎沸，官吏屏跡。公單騎馳赴軍中，諭列校曰：「汝曹必欲爲亂，請先殺太守。」僉曰：「不敢，惟所給未敷耳。」公即手諭衆卒，聽命者，待以不死。隨取金帛以次支給。摘發數卒，叱之曰：「倡亂者罔赦。」立命斬之。衆校俯伏，不敢仰視，闔城宴然。事聞，帝極嘉獎。時年未三十，蒞事精確，雖老於州縣者所不逮也。

孝宗即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贈紫金魚袋。平江乃臨安藩屏，寄任匪輕。公扶植善類，鋤抑強暴，判決如流，庭無滯獄。屬邑有大姓煮（史傳，集傳俱作並）海囊彙爲姦利，怙勢作威，禍延郡邑。公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明年，吳中饑，乞賴以濟。

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辨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

氣。因痛陳國家萎靡之弊。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又陳二相當同心協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復陳用才之路太狹，乞博（博）探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時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思退言，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宣諭劾公爲黨，落職。

初，轉運公築歸去來堂，領太平州事王侯稱更爲建狀元第、慶雲樓（疑當作樓）。日者見之，謂將不利於金人，至是果符其言。且自渡江以來，大議惟和與戰；魏公主戰，湯相主和。公始登第，出思退之門，及魏公志在恢復，公力贊相；且與敬夫志同道合，魏公屢薦公遂不爲思退所悅。或者因公召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等語，謂公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豈知公者哉！

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俄改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爲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有婦不宜於夫，之（疑當作夫）商而歸，婦爲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爲婦殺之無疑，涉三獄而婦不伏，公親鞠之，婦泣曰：「實無此志，願食有魚肉，以缺承之，缺固在也。」公命取缺復魚肉以飼犬，犬斃，因詢土人，謂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殺之。公命索婦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取魚肉飼犬，復斃。事立爲之平反，婦誓祝髮以報，衆

大悅服。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澗洞仁章於中屏，晦菴、南軒各爲詩文以記之。

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荆州當虜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具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寸（守）金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爲國爲民計也。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請（請）祠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南軒爲文以餞之，荆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給（給）小像祀於湘中驛，南軒爲之贊。

既歸燕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江而貧窘者，公輒賑之。新觀澗亭以集同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臺榭，吟咏殆遍，而悉爲之題識。燕湖都水陸之衝，舟車輻輳，民甚苦之，屢籍（藉）公爲之庇。令（會）邵宏淵擁兵還鎮，所過市肆皆空，燕民甚恐，轉運公與澗有讖，公作書以逆之，至則自糴米數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車犒師江上，衆得餉揚帆而去，遂秋毫無犯，丞袁益之迎至江澚，士民夾道指口（目）夸艷。庚寅冬，疾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爲之罷市，兩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盡之嘆。公性剛正不同，秦埶同登第，官禮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尤工翰墨，嘗親嘗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詩詞雄

麗，尤工古調，有于湖集四十卷。

嗟乎！惟公起布衣，被簡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歷事中外，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所至有聲。奈何筮仕之初，見忘（忌）於檜；既而不悅於湯，旅進旅退，向使得召（君）行道，天錫永年，斯世斯道之寄，經天緯地之才，當必有大過人者，卒不能究其所施，齎志以沒，惜哉！

參知政事孝伯，世稱賢相，孝曾以節義聞，孝才、孝章以文學著，公之諸兄弟也。賢才萃於一門，公實有以啓之。子太平，公易簣時方髫年，從諸父徙宣城，既而從事素書，合門蔭不克磨勤者二十年。今皇帝登極建元，始得蒙例遙授登仕郎。孫永通，今授……，即委予以傳，以余嘗得侍公，且生則同鄉，徙則同邑，知公之深也。義不忍辭，因據實所聞而次序之，以備觀風者之探云。紹熙五年甲寅，歷陽居士陸世良書於蕪湖介清堂。

二、張安國傳

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籍之七代孫，邵之從子也。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策問師學淵源，秦熹之子損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魏師遜已定損冠多士，孝

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策皆檜、燬語，於是擢祥第一而增第三。御筆批云：「議論確正，詞翰爽美，宜以爲第一。」在廷百官，莫不歎羨。都人士爭錄其策而求識面。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

先是，上之抑壘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數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赦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名（召）繇此。初對，百（首）言乞總覽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定（史傳作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

遷校書郎，會芝生太廟楹，百官賀畢，或獻賦頌，孝祥獨上原芝一篇以諷之，時儲位尙虛。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首肯，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凌轢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遂

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

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憂爲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在（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營同心戮力以副陛下（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遣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博）探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宜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民德之。請祠，會以疾終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

三、宋史張孝祥傳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明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埴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埴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埴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

先是，上之抑損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辜，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

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竝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辜，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

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凌拂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

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竝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集傳，諸傳俱作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

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讐，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張孝祥蚤負才峻，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章一 緒言

一、南宋詞壇鳥瞰

詞盛於兩宋而南宋作家尤衆，稼軒之豪，白石之雅，以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諸家，固畫疆而理，聯騎而馳；異曲同工，各有千古。而周密選絕妙好詞，獨以張孝祥弁諸簡端，誠以于湖亦南渡詞人之雄也。間嘗察南宋詞之源流正變，約而言之，不外兩派：其一情緒激昂，氣魄豪邁，以馳驟雄健之筆，抒悲壯熱烈之懷，此慷慨憤世派也；其一意志消沈，情調淒婉，以典雅綿麗之詞，寫家國悲涼之慟，此感喟哀時派也。

慷慨憤世之作家，自以稼軒爲巨擘。世以蘇、辛並稱，謂爲豪放之代表。所謂一居士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實則東坡之豪放，遠遜於稼軒。清陳廷焯云：「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又云：「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白雨齋詞話）故與其謂蘇爲豪放，無寧謂蘇爲清曠。張炎嘗言「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胡寅亦

謂「眉山蘇氏，一洗羅綺蕪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酒邊詞序）蓋自東坡以灑脫曠達之氣入詞，而作風爲之一變。稼軒自有東坡近似處，而更其慷慨縱橫之特色者，則時代使然也。

稼軒生當國破家亡之際，一時交游如朱晦庵、陳同甫、劉改之諸賢均甚推服。晦庵嘗言「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其答辛啓亦云：「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改之沁園春詞亦云：「古豈無人，可以似我稼軒者誰？」稼軒固亦以才自負，嘗與孝宗論南北形勢於延和殿，而讒佞盈廷，莫可與言恢復者。滿腔忠憤，無處發洩，其抑鬱不平之氣，遂一寄之於詞。元遺山自題樂府引嘗論「自樂府以來，東坡爲第一，此後便到稼軒。」誠以其遠紹東坡之緒，能出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稼軒詞如：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此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同甫見和再用韻答）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

衣冠似雪。正壯志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妮銀胡轡，漢箭朝飛金僕姑。」（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近念少年時事戲作）

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絕不作妮子態。（毛晉稼軒詞跋）劉後村所謂大聲鏗鏘，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是也。

與稼軒同一作風之詞人，不下數十家，中與將相如岳飛、趙鼎等皆能詞，第爲助名所掩，武穆滿江紅怒髮衝冠一闋，忠義慷慨，千古傳誦。其小重山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及趙詞「江上路，天涯客，腸已斷，頭應白。空搔首與嘆，暮年離隔。欲待忘憂除是酒，奈酒行有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尊壘，澆胸

應。」（滿江紅丁未九日南渡泊舟儀真江中下闕）亦皆忠憤溢於言表。此外舉其著者，稍前則有胡銓、澹庵、張元幹、蘆川、張孝祥于湖，並世如陳亮、同甫、劉過改之，較晚復有劉克莊、後村等。于湖詞別論於後，澹庵戊午上高宗封事，曾請斬秦檜，孫近，其好事近云：「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薛蘿秋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揮塵後錄謂秦檜以此詞末句爲讖己，因怒謫吉陽軍。蘆川忠義自矢，原不屑與奸佞同朝，竟亦以送澹庵詞觸秦檜之怒，追付大理劄籍。詞云：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峴峯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夏南浦，送君去。涼生柳岸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一（賀新郎送邦衡待制赴新州）

又寄李伯紀丞相云：

「曳杖危樓去，斗垂天，滄波萬頃，月流烟渚，掃盡浮雲風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蘆深處。悵望關河空弔影，正人間、鼻息鳴鼙鼓。誰伴我，醉中舞。十年一夢揚州路，待高寒、愁生故國，氣吞驕虜。要斬樓蘭三尺劍，遺恨琵琶

琶奮語。漫暗澀銅華塵土，喚取謫仙平章看，過茗溪尙許垂綸否？風浩蕩，欲飛舞。——（賀新郎）

兩詞悲壯憤激，極發揚蹈厲之致。已開辛詞先河。同甫、改之皆嘗與稼軒游，自受相當影響。故其詞不僅風格相同，甚至體製句法亦甚近似，同甫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云：

「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夔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登多景樓云：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問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對。」

以超邁之詞，抒憤懣之氣，宜其不作妖語媚語。」（毛晉龍川詞跋）改之詞橫放傑出，尤過於稼軒，其賀新郎云：

「彈鋏西來路，記匆匆經行數日，幾番風雨。夢裏尋秋秋不見，秋在平蕪遠渚，想雁信家山何處。萬里西風吹客鬢，把菱花自笑人顛顛，留不住，少年去。」

男兒事業無憑據，記當年擊筑悲歌，酒酣箕踞。腰下光芒三尺劍，時解挑燈夜語，忍更對，燈花彈淚。喚起杜陵風雨手，寫江東渭北相思句，歌此恨，慰羈旅。」

又六州歌頭弔武穆鄂王忠烈廟云：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北，劍三尺，弓兩石，定襄、漢，開魏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過鷺時營壘，荊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說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邪真。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奸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袞佩冕圭百拜，九原下榮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滿地野花香，鹵簿迎神。」

慷慨磊落，知其爲血性男兒。後村晚出，追蹤稼軒。楊升庵謂其壯語足以立懦，毛子晉謂其雄力足以排冦，錄詞二首於次：

「金甲瑠歌，記當日轅門初立，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濕。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猿臂故將軍，無功級。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

壯也不如人，今何及！」（滿江紅夜雨涼甚忽動從戎之興）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案，向誰分付。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御，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東京豪傑喜，看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兩淮蕭索惟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渾淚客，不夢中原塊土。這事業須由人做，堪笑書生心胆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賀新郎送陳子峯赴真州）

此派作家多嘗從事軍旅，故吐屬往往有霸氣，高者雄健可喜；下者粗獷叫囂，劍拔弩張，在所難免。間亦有纖秀之作，然不過十之一二，固難掩其特有作風也。

感喟哀時之詞人，舉其最著者則前有姜夔，後有張炎。王鵬運所謂「雙白」也。其間史達祖吳文英輩，於故國河山之慟，表現較少，殆已漸慣於偏安之局。及周密王沂孫等則親見亡國慘變，宜復多黍離之悲。

白石較稼軒僅晚出十餘年，稼軒亦深服其詞，周止庵宋四家詞序論云：「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辛寬姜窄，發寬故容嚴，窄故門硬。」此特強謂白石出於稼軒之言，實則兩家爲並時二大詞宗，發越含蓄，作風迥然不同。白石重音律，尙典雅，自是遠紹清真。而黃昇謂「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陳廷焯則謂「各有至處，不心過爲軒輕，頓挫之妙，理法之精，

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自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白雨齋詞話）此外或尊之爲詞聖，（戈載七家詞選）或譽之爲詞仙，（劉熙載藝概）或推爲南渡一人，（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或比之詩家之杜，（宋翔鳳）以爲「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宋翔鳳樂府餘論）今檢白石詞集中，殊多感慨亂離俯仰身世之作。如：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情深。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綠楊巷陌，西風起，邊城一片離索，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懷更惡，更衰草寒烟淡薄。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淒涼犯——合肥巷陌皆種柳，秋風夕起騷然，予客居闔戶，時聞馬嘶，出城四顧，則荒烟野草，不勝淒黯，乃著此解。……）

「芳蓮豔粉，疎桐吹綠，庭院暗雨乍歇，無端抱影銷魂處。還見篠簷螢暗，

蘇階蚤切。送客重尋西路去，問水面琵琶誰撥，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

……〔八歸湘中送胡德華上閩〕

「疊鼓夜寒，垂燈春淺，匆匆時事如許。倦游歡意少，俯仰悲今古。江淹又吟恨賦，記當時送君南浦。萬里乾坤，百年身世，惟有此情苦。……」〔玲瓏四犯——越中歲暮聞簫鼓感賦上閩〕

沈鬱悲涼，迴腸蕩氣。他若「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淡黃柳客舍肥〕「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齊天樂蟋蟀〕「南去北來何事？蕩湘雲楚月，自極傷心。」〔一萼紅丙午人日長沙登定王臺〕「自隨秋雁南來，望江國渺何處。」

〔清波引客古河〕「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惜紅衣吳興荷花〕「因嗟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烟草。」〔秋宵吟〕「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長亭怨慢〕「越只青山，吳惟芳草，萬古皆沈滅。」〔念奴嬌發舍棧作〕傷感之懷，一以清空含蓄之筆出之。故吳瞿庵曰：「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

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發二宋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如揚州慢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已包涵無數傷亂語。又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

云：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其賦時傷事，只用今何許三字提唱，無窮哀

感，都在虛處。他如石湖仙、翠樓吟諸作，自是有感而發，特未敢臆斷耳。」（詞學通論）可謂真知白石者。

朱彝尊云「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史達祖、吳文英……皆具夔之一體。」

（黑蝶齋詞序隱書亭集四十）史、梅固皆姜之羽翼也。夢窗詞沈伯時嘗謂其「用事下語太晦處，令人不可曉。」譽之者則盛稱其「沈邃縝密，……學者匪造次所能陳其義趣。」（朱彊村夢窗詞跋）或「運思深遠，用筆幽邃。」（吳瞿庵詞學通論）無論爲晦爲達，要皆難於索解。故集中雖有感慨之作，亦不必強爲傳會。其較爲明顯者，如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

「喬木生雲氣，訪中興英雄陳迹，暗追前事。戰艦東風慳借便，夢斷神州故里，旋小築吳宮閒地。華表月明歸夜鶴，嘆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遨頭小簇行春隊，步蒼苔尋幽別墅，問梅開未？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

按滄浪亭南宋時爲韓世忠所有，此乃懷韓之作。又三昧彌過都城舊居有感云：

「湖山經醉慣，瀆春衫啼痕酒痕無限，又客長安，歎斷襟零袂，滌塵誰浣。紫曲門荒，沿敗井風搖青蔓。對語東鄰，猶是曾巢謝堂雙燕。春夢人間須斷，

但怪得當年，夢緣能短。繡屋秦箏，傍海棠偏愛夜深開宴，舞歇歌沈，花未減紅顏先變。許久河橋欲去，斜陽淚滿。」

杭州全盛時當無門荒井敗之象，所謂舊居，自是暗指故都。

海溪詞張鑑序謂：「辭情俱到，織絹泉底，去塵眼中；安帖輕圓，特其餘事，至於奪若艷於春景，起悲音於商素，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詭蕩汗淫之失。」其詞如「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滿江紅出京懷古）楚江南，每爲神州未復，闌干靜，慵登眺。」（龍吟曲留別社友）亦頗寓身世之感，故國之思。而昔人每病其曾爲韓侂胄堂吏。惟王鵬運梅溪詞跋云：「史邦卿梅溪詞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云汴人史達祖邦卿撰。張約齋鑑爲作序，不詳何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韓侂胄爲平章，專倚省吏史達祖，韓敗黜焉。或謂邦卿即侂胄吏，并引詞中陪節北行，一錢不值等語實之。按陳氏去侂胄未遠，邦卿果爲其省吏，何必曲爲之諱？猥云不詳。即以詞論，如滿江紅之好領青衫，齊天樂之郎潛白髮，皆非省吏所能假託。且約齋爲手刃侂胄之人，何至與其吏唱酬，復作序傾倒如此？殆不然矣。堂吏非與台，侂胄之奸，視秦、賈有間。邦卿即眞爲省掾，原不必深論。特古今同時同姓名者正是不乏，強爲牽合，亦知人論世所宜辨」云云。

自蒙古南侵，而宋室益不可爲，及鐵騎渡江，遂遭亡國之慘。周密、王沂孫、張

炎等，固皆坐視神州陷沉，而身受異族壓迫者，斜陽衰柳，蟬咽殘聲，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矣。草窗早歲效莎窗之工麗，而晚作則似玉田之淒清。昔人每以「二窗」并稱，願其自選諸詞，多爲淒清之作。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云：

「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休。鑑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今古悠悠。鷓鴣晚，漂零漸遠，誰念同載五湖舟。證古松斜，匡陰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灑東州。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游！爲喚吟狂老監，共賦消憂。」

「好江山何事此時遊，」具見其感喟之深。吳瞿庵謂此闕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爲草窗集中歷卷。又謂其法曲獻仙音弔雪香亭梅「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烟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漚漚，又西冷殘笛，低送數聲春怨。」卽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發之，更覺淒惋。「詞學通論」吳氏於王碧山尤極推崇，謂其詞皆發於忠愛之忱，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論詞品之高，南宋諸公，當以花外爲巨擘焉。又曰，「詞至此處以加矣。」按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愛，原爲張皋文之說，其詞選所錄四首，各加按語，殊嫌穿鑿過甚。惟碧山詞如「當時無限傷事，嗟繁華似夢，如今休說。」（齊天樂贈秋崖道人西歸）「總是漂零，更休賦梨花秋苑。何況如今，離思難禁，俊才都減。」（三姝媚次周公謹故京送別韻）「故國如塵，故人

如夢，登西還爛。〔醉逐歸故山〕「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齊天樂蟬〕千古盈虧休問，嘆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眉嫵新月下闌〕無論寫情詠物，皆情調淒咽，亦可窺見其亡國落拓之悲也。

張玉田爲清河郡王張俊之裔孫，垂及強仕，喪其行資，牢落假蹇。其後賣卜寄食，潦倒老死。以及見臨安全盛之貴公子，而身不免於賣卜，宜其不勝盛衰興亡之感。如〔高陽台西湖春感〕云：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寒烟。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花飛，怕聽啼鶯！」

又八聲甘州餞別沈秋江云：

「記玉關踏雪事清游，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洒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

鷓鴣。空懷感，有斜陽處，最怕登樓。」

淒咽蒼涼，無限感慨。他如「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清平樂）「虛沙動月，嘆千里悲歌，睡壺敲缺。」（台城路寄太白山人陳又新）「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西子妝甲午春，寓羅江陳文卿閒行江上，景况離離，因填此詞。）「漂流最苦，况如此江山，此時情緒。」（台城路送周之芳之吳）「愁余，荒洲古渚，蕪硬疏萍，更漂流何處！」（渡江雲久客山陰，王菊存問余近作，書以寄之。）皆同一情調，空靈清麗，流暢自然，玉田嘗謂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而自稱爲山中白雲詞，王鵬運云「樂笑翁淵源家學，究心律呂，且值銅駝荆棘之時，弔古傷今，長歌當哭，山中白雲詞直與白石老仙方駕，論者謂詞之姜、張，詩之李、杜，不誣也。」故王氏合刻曰石、白雲爲雙白詞焉。

要之：文學爲生活之表現，苦悶的象徵，北宋晚年之詞壇，原奉周邦彥爲唯一典範。迨汴梁淪陷，驚醒詩人承平之夢，乃一變浮靡作風而爲嚴肅態度。或悲歌慷慨，或感喟淒涼，辛、姜皆此期作家也。其後恢復之望漸絕，偏安之局已成，江南民物康阜，臨安繁盛，無異舊都。於是憂國傷時者，僅屬少數，大部分詞人已淡忘家國之痛，又復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矣。及蒙古移兵南下，半壁江山，亦難自保，終至志士吞聲，無復豪語。且文網愈密，則詞愈晦，此宋亡前後張炎等作風所由成也。總此百數

十年間，時代影響反映於文學上者極爲明顯。故茲論當時之詞壇，亦專就此點畧述之如上。

二 駭發蹕厲的張孝祥

張孝祥爲慷慨憤世之詞人，前節業已論及，惟以早年遽卒，其在詞壇上之地位，遂爲一般人所忽畧。究其振聳發聵之功，固亦不在稼軒下也。

宋自太祖肇業，以迄元師陷崖山，約爲三百二十年，蓋與外患相終始。而北宋一百七十餘年，君臣晏安，盡情享樂。宋人筆記多記其事，其表現於詞者，如：

「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晏殊木蘭花）

「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晏幾道鷓鴣天）

「舞餘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歐陽修玉樓春）

「傷春懷遠幾時窮，驅物似情濃。」（張先一叢花）

「忍把浮名，換了淡斟低唱？」（柳永鶴沖天）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碍月，飛蓋妨花。」（秦觀望海潮）

「正春濃酒困，人間晝永無聊賴；厭厭睡起，猶有花梢日在。」（賀鑄薄倖）

「鶯牙纏勝小倡樓，涼月碎銀鈎，駐席笙歌，透簾燈火，風景似揚州。」

(周邦彥少年游)

「是處笙歌鼎沸，雕鞍趁金輪隱隱輕雷。萬家羅幕，千步錦繡相扶，銀蟾夜色如畫，其乘歡爭忍歸來，疎鐘斷，聽行歌猶在禁街。」(宋徽宗聲聲慢)

沈湎酒色，發爲靡靡之音，其生活之放浪頹廢，可以想見。尤可異者，以鎮守西夏之范仲淹，竟有以下一詞：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山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漁家傲)

歐陽修嘗稱此爲「窮塞主詞」，實充滿厭戰思想。重臣如此，其他可知，宜北宋之日就衰弱也。

汴京既陷，倉皇南渡，遭此非常事變，宜舉國上下，同深不共戴天之仇；梓厲奮發，以圖恢復。乃有大謬不然者，朝有主和之佞臣，野有消極之名士，如舉其詞，則有：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朱敦儒西江月)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朱

敦儒西江月

「拋擲麟符虎節，徜徉月下林風；世間萬事轉頭空，個裏如如不動。」（向子諲西江月）

「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蘇庠清江曲）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陳與義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

「萬事付諸笑，斗酒且寬憂。」（揚无咎水調歌頭次向薌林韻）

「一杯且買明朝事，送了斜陽月又生。」（范成大鷓鴣天）

此種頹廢之思想，閑散之風氣，倘彌漫於全國，則宋早當亡於金，不待蒙古鐵騎之南下，更不待汪元量等作寒蛩之鳴，低吟其「楚囚對泣何時已」（鶯啼序）也。

幸有忠義憤發之士，以雄健之筆，寫壯烈之懷。慷慨悲歌，聞者興起。口誅筆伐，使權奸亦不無顧忌。「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好事近）此胡銓歌聲也；「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滿江紅）此岳飛歌聲也；「倚高寒愁生故國，氣吞邊郡。」（賀新郎）此張元幹歌聲也；「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水調歌頭）此張孝祥歌聲也。孝祥所作既富，而感憤淋漓，尤令人讀之起舞。嘗在建康

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張魏公（浚）爲之罷席而入，則其詞之動人可見。詩人呼聲，足以轉移社會風氣，關係國家盛衰。于湖詞之偉大正即在此，固不能以其爲短命詞人而忽之也。

章一 家世

安國先世之可考者，自唐詩入張籍始，其後數世無闕。迨安國伯父邵、父祁、叔父鄭始先後俱顯，而安國尤卓然有聲，證兄弟亦多著稱者。惟自鄭孫即之而後，又復隱晦，茲依次分別述之。

一、張籍

于湖集附錄張安國傳云：「籍之七代孫。」宣城張氏信譜傳（宋陸世良撰，見于湖集附錄。）亦云：「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籍唐書無傳，事蹟附載韓愈傳中。元辛文房唐才子傳紀籍亦甚簡畧，僅詳於正史而已。按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進士，仕至國子司業。當時朝野名士，如裴度、韓愈、孟郊、王建、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賈島等，皆與之游，集中多所贈答，而韓愈尤賢重之。性狷直，嘗諷責愈，愈亦不忌，病目幾廢，晚年復明。有詩云：「三年患眼今年免，校身風光便隔生。……」愈贈詩亦有一「喜君眸子重清明」句。四庫司業集提要更引其祭愈詩，證愈沒時籍猶能執筆作字，世傳盲廢者非也。

釋著有論語注辨二卷，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佚。其司業集原爲張洎所編，見書錄解題及郡齋讀書志。至四庫本乃明萬曆中和州張尙儒改編而與于湖集合刻者。訂爲八卷，文僅與韓愈二書，詩凡四百四十九首，提要言，「似乎無所散佚」，然全唐詩中尙有四首爲本集所未載者。籍以樂府鳴一時，白居易有讀張贍古樂府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提要亦謂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概稱張、王，未爲篤論云云。

籍詩頗有受其影響者，清高密李懷民作中晚唐詩主客圖，以籍爲清真雅正主，朱慶餘爲上入室，王建等爲入室，項斯等爲升堂，趙嘏等爲及門。懷民詩亦效籍者也。籍生卒待考，其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見賀詩，有「年過五十到南宮」句。又集中多哭祭交游之作，意其嘗享大年。弟蕭遠，元和間進士，亦見唐才子傳。籍有送蕭遠弟及弟蕭遠雪夜同宿各一首，載全唐詩，子開，見和州志鄉賢籍傳。

一一、張補、張幾

陸游朝議大夫張公（鄒）墓誌（渭南集卅七）云：「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按安國有代父總得居士回張推官書（于湖集卅七）言「自先祖始易農爲儒，」先祖謂補，則延慶業農

者也。和州志選舉志封蔭表載補以孫邵官贈少保，幾以子邵官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傅。又安國代諸父祭伯父文（于湖集卅）云：「我家故微，我祖則振；何以振之，曰德與仁。逮我先君，其艱其勤，益揚厥光，而卒不信。我覲於鄉，莫我之貧，人孰我怨，而咸我親。化貪以廉，易澆以醇，巍巍陰功，與天理并。」讀此可畧見補與幾之爲人。考邵登宣和三年進士，祭文有「擢第以歸，謂當榮親；陟帖告凶，銜哀茹辛」等語，知幾卒於宣和間。又安國亡妻時氏跋文（于湖集卷卅）及與明守趙敷文書（于湖集卷五）皆稱「王母馮夫人」，與嚴守朱新仲書（于湖集卅五）稱「大母馮夫人」，據此則幾妻爲馮氏，依祭文所述，馮夫人就養於浙，直至邵使金回國後始卒。

三、張邵子孝曾、孝忠

邵字才彥，安國伯父。哲宗紹聖二年丙子（西元一〇九六年）六月乙未生。徽宗宣和三年辛丑（西元一一二一年）登上舍第。（何煥榜）旋丁外艱，高宗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上疏請進都金陵，以圖恢復。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尙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至雒州，金接伴使置酒張樂，邵以不忍聽請止至於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畧謂兵不在強弱在曲直，

今大國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撻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泚山塔，明年，又送邵於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責以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於獄，楊憲遂降。久之，豫知邵不屈，復送還金。拘於燕山僧寺，斥去從者。後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聽宋使者就境內自便還鄉。於是人人多占籍淮北，幸冀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終不徙。紹興十三年，和議成，始得南歸，蓋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升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丁母憂，服中移秦檜書，勸其迎欽宗及諸王后妃，畧謂彼雖欲留淵坐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爲好詞，上疏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時高宗方褒秦和戎之功，邵乃遽自秘閣修撰躡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紹興十九年，秦愈疑之。邵乃居四明杜門不出，佯狂絕交。迨檜死，始起知池州，再奉祠。紹興二十六年（西元一一五六年）六月甲午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遺命歸葬四明。

邵負氣慷慨，以功名自許，使金屢瀕於死，歸復爲秦檜所抑。宋史本傳謂曾上書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而浩然齋雅談則紀陳容公儲跋其墓碑，稱爲知性與命君子。殆以畏禍上言，不足爲病歟？邵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著有文集十卷，又輜軒唱和集一卷，係與洪皓、朱弁歸宋道間唱酬，邵爲之序。

見書錄解題。子孝覽、孝曾、孝思。（參考宋史本傳、和州志鄒賢傳、于湖集代諸父蔡伯父文、齊東野語張才彥條）

孝覽行實未詳，惟于湖集廿八六二弟定沈氏書有「某姪孝覽，秉性惡善，頗讀父書」等語，蓋安國代父作，據此知孝覽妻爲沈氏。

孝曾以恩補官，諱熙中知鄂州，奏建廂軍、禁軍、守禦軍二營，兵安其居，復廣招募。割俸緡爲聚家室，俾生息蕃衍。又嘗築隄百里，以障水患。祀湖北名宦，後亦以出使歿於金，金人知爲邵子，尙憐之。著有富水志十卷，和州志藝文志史類著錄。

（參考宋史張邵傳，和州志人物志宣績及忠節。）

孝忠著有野逸堂詞一卷，今佚。書錄解題謂忠字正臣。和州志藝文志云：「按張

氏家譜序後署朝奉大夫直寶閣知金州事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賜紫金魚袋山堂居士王臣孝忠謹書，直齋所云正臣或係傳寫之誤。」查于湖集廿八有題所贈王臣弟字軸後云：

「王臣弟不見二年，順然而長，學業甚進，以此軸求作字，不能佳也。」又宋王質于湖集序亦云：「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治，道永興，其謂王臣曰：「公之文當爾

輯。……」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册示某。」此皆是爲「正」應作「王」旁證。並知孝宗乾道九年癸巳（西元一一七三年），孝忠曾官大治也。（王質序今

于湖集未載，據雪山集卷五。）

四、張祁子孝章

祁字晉彥，安國父也。以兄邵使敵恩補官。祁負氣尚義，工詩文，趨鼎、張浚皆器遇之。張端義貴，手彙稱淳熙間准有三士，舒州張用晦、和州張晉卿、真州章冠之。晉卿即晉彥也。與胡寅交最善，奉檜素憾寅，以祁初爲小官時，嘗爲胡寅論薦，遂並寤祁。紹興廿四年，安國由鄉薦得捷集英，策問師學淵源。考官已定秦用爲冠，安國次之，曹冠又次之。（上攸宋史安國本傳，齊東野語謂考官置安國第七。）先臚傳一夕進御，高宗讀策檜、檜語，獨安國不攻程氏專門之學，且筆墨精妙，覽之喜甚，擢爲首選。而置墳第三。檜不能堪，暗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檜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曰：「杜詩。」檜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卻。」時曹泳亦以請婚未答憾安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高宗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獲免。（按齊東野語十三張才彥條謂邵四忤檜懼禍，遂杜門伴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於非命，且指祁爲辭，蓋是時實由已病，言或出於狂易。抑亦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轉上聞，於是諫祁赴大理獄，鞠殺嫂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歲，安國叫關，中批命刑部尙書韓仲通

特入棘寺，始得釋去。……然因是祁亦病狂，臧云云。臧遷直秘閣，爲淮南轉運通判，諜知亮謀叛，屢以聞於朝，且時粟閱兵，爲備甚密，言者以張曼生事論罷之。明年，敵果大入寇。祁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方安國在西掖時，祁猶未老，每見湯思退自薦，思退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之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祁終身以爲憾。（見老學庵筆記）後以安國仕寢顯，遂不復出。卜居澗湖升仙橋西，築室曰歸去來。置園近郊，種薔花竹，歲時出游，里中釋籟皆歡然迎拜道左。有江氏者，鑄別墅與祁鄰，祁即詩爲券，舉以讓焉，爲人羨恕，居官聲靜有守。喜吟詩，清麗和雅，有劉、白風格，雜以選體。瀛奎律髓云：「總得居士（祁）渡湘江賦詩云：春過瀟湘波，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適省壯浪，所以子有父風。」時葦亦稱「雪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二句，爲宋南渡後之可參唐集者。晚嗜禪學，號總得翁（或稱總得居士，總得老人）以壽終。有文集若干卷。

（和州志藝文志著錄晉彥文集總得翁集兩種，未詳卷數。）妻孫氏、時氏（于湖集卷卅亡妻時氏載文及卷卅五與明守趙敷文書皆曾言皇妣孫夫人，據卷十五贈時起之則安國時氏出。本集廿五又有說九幽醜腐所生母香詞）子孝祥、孝章、孝直。女無可考，僅于湖集卷廿六載有爲第二妹說、陸疏及代總得追薦六二小娘子水陸疏各一。（參考和州

志鄉賢傳，歷陽也錄人物二，宋史張孝祥傳等。

孝章字平國，陸世良安國傳謂孝章以文學著。按子湖卷廿六釋語有總得居士爲平國弟度僧疏，又卷卅二有鷓鴣天平國弟生日詞云：「楚楚吾家千里駒，老人心事正關渠；風流合是階除玉，愛惜真成掌上珠。紆綵綬，薦芳靈，老人還醉弟兄扶。問將何物爲兒壽，付與家傳萬卷書。」（同卷有鷓鴣仙平國弟生日詞一首）孝直，字未詳，僅于湖集卷廿五載代總得居士保安第三弟黻壽詞，有「伏念臣第三男臣孝直勤於福植，幼也全艱」等語。卷卅二有虞美人代季弟壽老人，卷卅四有西江月代五三弟爲老母壽，想均爲孝直作。又卷六有過昭亭哭二弟墓詩云：「陌上春風久矣歸，墓頭衰草正迷離。白頭未拔三年淚，黃壤長埋短世悲。憶昔追游常並轡，只今獨往再題詩。兩兒二弟俱冥漠，願影伶俜欲語誰！」蓋孝章、孝直俱早卒也。

安國子太平，孫永通，安國易簀時，太平方髫年，從諸父徙宣城，後光祿紹熙元年，授登仕郎。（見陸世良張氏信譜傳）又子湖文集謝堯仁序，有「先生之子罔之一語，同之如非太平別名，是亦安國子之一。堯仁爲安國門下士，倘該序傳寫無脫誤，所言當可信，不知陸傳何以未及。惟和州志人物志逸又載：「宋張同之字野夫，孝祥諸子行，爲宋部使者，嘗乘傳至浮山，游而樂之。闢一巖，遂棄官辭家隱於其中，陸毅仙去，桐城龔惟嘉題爲張公巖，至今藥杵丹竈猶存。」（此條和州志重出，又見

雙願志仙釋一歷陽直錄卷廿三雜綴二據浮山志引同上，但無「孝祥諸子行」句。今楓城浮山志僅岩洞紀畧云：「壁立嘉即張公岩也，宋部使者張同之，字野夫，和州人，游浮山樂之，遂棄官學道於此。今岩展刻張公岩，旁署嘉祐六年，蓋當時人爲同之題者。……」更求之于湖集中，祇送仲子弟同之韻五律一首。其他如陸游劍南集有送張野夫寺丞收滁州及題張野夫監簿大略圖各一首，張鑑南湖集有次韻奉酬張野夫見贈一首，皆不足據以確定同之與安國關係。惟安國不僅一子，則可斷言，以過昭亭吳二弟墓詩有「兩兒二弟俱冥漠」句也。

五、張郊子孝伯、孫卽之

郊字知彥，安國叔父。徽宗崇寧二年癸未（西元一一〇三年）生，少用兄卽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錄事參軍，全椒令，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討，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

郊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慮思慮不能可否者，郊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奸利，無所畏忌，郊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朒，至相語以郊白事爲憂。孝宗卽位，慨

然思卻虜復中原，謀拔擢人材，乃起鄴主管淮南轉般倉，初議實爲樞付以淮西邊事，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守儀真，察其蠹弊，悉以實聞，又上書言兩淮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不宜用錢券。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鄴密奏力有未給，未可遽動，孝宗頗採用其說。鄴因言眞爲揚、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乞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鄴自督役，以四十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孝宗益知鄴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指，乃有武昌之命。曰：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鄴益感奮盡力。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節、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幕府僚屬，皆下視郡守，鄴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瞻視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刀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鄴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呼家人置酒，鄴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耳。平惶恐立捕治如鄴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捕以獻於朝；名盜破舟殺人，亦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歲大疫，鄴爲之營醫藥，牛死貸錢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鄴言部中旱饑，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恤者，事畧定，乃入對。會詔詣諸路，鄴陳事之不便於民者，鄴因言歲饑民流離，鄴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以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糊馬棚、鑄錢幣、不勝其擾，願一切罷之。此數事有生之者，施行方力，而鄴

霽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鄰畧不爲屈，力爭不可者，則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鄰，然譖未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兄鄧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祁辭不取，以與鄰之子，初不告也。鄰聞亦回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牧養孤嫠，與同甘苦；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於旅死於行者，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饑，民爭歸之。閒無事時，出門徜徉，扶一童，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八月七日卒，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先鄰三年卒。諸孫以鄰卒之明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兩喪合葬於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

鄰有子六人，孝伯官至參知政事，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稱從事郎，監嚴州神泉鹽。孝聞從事郎，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場袋鹽。女四人，其一早卒，其二適修職郎高得中，進士干孝友。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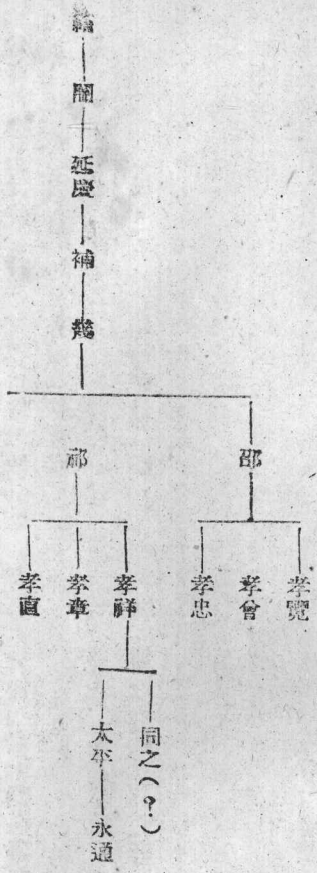
孝伯，宋史無傳，惟查宰輔表知其以寧宗嘉泰三年癸亥十月癸卯自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召除同知樞密院事。次年四月丙午自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八月罷。寧宗本紀所載同。樓鑰有張孝伯司農寺主簿制見政集。游仲鴻傳云：「監察御史胡紘，希韓侂胄意，誣趙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

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游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台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沈埋六院且二年，必迹可察，卒不書其名。和州志鄉賢傳云：「孝祥從弟也，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淳熙九年知江甯縣事。游政即訪求民瘼，奏停年租額外徵辦。大水民饑，請恤建康之被水者，始立養濟院，以薦董其事，累遷至參知政事，五閱月罷。時韓侂胄當國，孝伯勸弛僞學禁，始復趙汝愚官，一時貶斥者得還故職。」（明一統志張孝伯傳亦載勸弛僞學禁事。）接陸游於鄉墓誌中稱「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尙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伯序于湖集末署「嘉泰元年十月旦弟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府充江兩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又首言：「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據此知孝伯生於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別後十餘年，先生再冠賢書，會於臨安，時紹興癸酉也。明年魁多士，又明年入館，寔登清華，孝伯亦入太學爲諸生，無時不在左右。」以上可補志傳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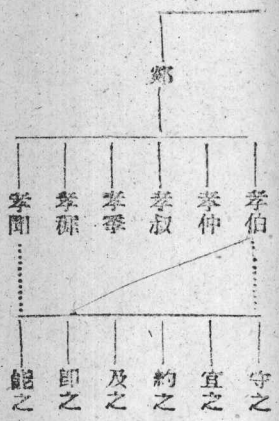
卽之字溫夫，號樗寮，孝伯子，（石渠隨筆載溫夫乃四明汪氏甥）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其後迭有遷擢，累官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蒞，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閣，（和州志義行傳載特授太子太傅，歷陽縣

開國男，石渠藏爭載文徵明跋卽之書報本應記卷與此同。宋史文苑傳無。發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纘勅夔州守王惟忠，於是割惟忠五官，沒入其資，鍛鍊誣伏棄市。卽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侑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墮田，多卽之倡義云。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七修類稿云：「南渡同母居於甯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爲盜所發。」（以上參考陸游渭南集卅七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和州志鄉賢志，宋史文苑傳等。）

茲將張氏世系，表列於左：



右表憐延慶是否爲關之子，稍有疑問。因籍或不止一子也。又于湖集卅五與嚴守朱新仲書云：「某伯父凡三人，長尙書，次嘗得官矣。建炎俶擾，尙嘗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次伯父既娶，獨顧松楸不忍去以死。惟餘一女，於某姊也。馮夫人以其無父母，愛異他孫，嫁嚴陵朱氏。」據此則安國伯父不僅邵一人。其與明守趙敷文書云：「某頃寓居鄧郭餘十年，王母馮夫人歿葬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姑，而世父待制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家視四明猶鄉里。」此季父又非鄒，緣鄒卒於安國後也。陸游張鄒墓誌云：「初待制公治命以遺恩官諸姪，兄秘關公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宣城張氏信譜傳（見于湖集附錄）云：「孝才、孝章以文學著。」孝嚴、孝才亦未詳何人之子。至永通以下



一世，惟知士倩爲即之從孫，（宋史即之傳）以上或已佚名，或不知所出，疑莫能辨，故均未入表。（按四川簡陽縣志士女篇氏族張氏十一支，其首列一支原籍始祖俱無考，世系一世衰、注一作兌，二世祁、邵，三世孝祥、孝伯、孝覽、孝會、孝忠、孝才、孝章，四世太平、五世永通、六世仕倩、祠堂譜牒俱缺，蓋僅據輿地紀勝，宋史張即之傳，于湖集附錄，及乾隆、咸豐、光緒三志列表，宜其疎舛也。）

章三 里居

安國原籍和州烏江縣，宋室南渡，以避金寇遷蕪湖，又曾「寓居鄭郭餘十年。」（見于湖集三十五與明守趙敷文書）按鄭縣故治在今浙江郵縣。其伯父才彥遷居於此，蓋嘗往依。茲以安國生於烏江而卒於蕪湖，並述於次：

一、本貫烏江

宋史本傳曰：「歷陽烏江人。」譜傳亦曰：「本貫和州烏江縣。」惟楊慎、毛晉俱謂爲蜀之簡州人，（升庵詞品云：「蜀之簡州人，四狀元之一也，後卜居歷陽。」）毛刻于湖詞跋云：「蜀之簡州人也，後卜居歷陽，故陳氏稱爲歷陽人。」余自入蜀，始得先後假閱簡陽、溫江諸縣志。溫江縣新志爲民國九年修，纂修會學傳，志中除載安國外，僅及晉彥，其爲一根據爲「嘉定劉甲蜀人物志載孝祥溫江人，甲淳熙二年進士，距孝祥登第僅二十二年，時代里居皆相近，當得其實。」（見卷五藝文雜著彙類于湖集四十卷註。）故謂「孝祥本籍溫江，遷歷陽烏江，宋史從其遷也。」遂「據嘉定劉甲蜀人物志祀之鄉賢祠。」（見卷八人物上鄉賢張孝祥傳附會學傳按語。）又卷

二地理古蹟載有張祁故宅注云：「祁，孝祥父，東遊僑寓烏江，其故宅在城東南郭，今湖廣館。」

簡陽縣新志成於民國十六年，主修胡忠閻，所載除安國父子外，並及張邵、孝忠、孝伯、即之等而遺張鄒，逕謂孝伯爲孝祥弟。其載孝祥之根據如下：「按嘉慶通志辯譌云，朝野雜記四川類試榜首甲戌歲張舍人安國，明毛晉張孝祥于湖詞跋，字安國，號于湖，蜀之簡州人也，後卜居歷陽，故陳氏稱爲歷陽人，簡州志舊志州人，祀鄉賢。據此孝祥爲簡州人無疑。宋史云歷陽烏江人從其遷也，猶魏野以蜀人居陝，而史遂以爲陝州陝人；楊天惠以鄴人居邠，而即以爲邠人也。蜀人物志譌作溫江人，舊通志沿其誤，今正之。又按輿地紀勝載孝祥爲簡州人，一據圖經，一據劉越述，紀勝成於嘉定辛巳，距孝祥登第六十餘年，圖經與劉越述在紀勝前，里居既同，世代亦近，較嘉定劉甲蜀人物志尤爲得實。况朝野遺記升庵外集並以孝祥爲簡州人，又皆先於毛晉者。近時溫江縣志云：明毛晉跋于湖詞謂孝祥爲簡州人，不知何據，似未考也。再按于湖集附錄張安國傳及張氏信譜傳並未著孝祥祖爲何名，即孝祥代總得居士回張推官書，但云先祖易農爲儒，亦未言其名，紀勝謂張袞爲孝祥祖，足補其闕。故仍從乾隆、咸豐兩志，列孝祥於官蹟，又從光緒志引宋史孝祥傳附之，至於乾隆志謂孝祥通志溫江人，又曰內江人，咸豐志謂何明禮成都府志孝祥溫江人，舊通志作內江。

入、中江人並未確，今故概削不錄。一（卷八士女篇宦蹟）又卷五輿地篇古蹟載有張
襄墓，注云：「襄一本作兌，張紫微孝祥之祖也，紫微後寓襄陽。其墓去城十四五里，
古塚巍然，樵牧侵犯，必有驚怪，見前溪劉越述——輿地紀勝——（卷末考證：按紀勝校
湖記引張氏鑑云，述上當有所字。）」

溫江志考證本疏，如謂「孝祥十八歲時即有點絳脣流水冷冷一詞，爲朱希真所驚
賞。一（卷五藝文千湖詞三卷注）蓋沿四庫提要之誤，而未嘗參閱耆舊續聞原書。劉
甲蜀人物志孤證原不足據，所謂張祁故宅，安知非後人據蜀人物志而復加以傳會，簡
陽志列引用書目達七百餘種，可謂廣博，然其中雖列陸游渭南文集及于湖居士文集，
恐亦未深考，以渭南集卅七固有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謂郊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
父諱延慶，大父諱補，父諱幾，詩中並及邵、祁、孝祥、孝伯、卽之等，和州志所載
與此正合，是張襄或張兌固非安國祖也。楊慎、毛晉俱明人，升庵外集曾誤安國爲才
彥子，毛晉自言「恨全集未見。一」所稱籍貫，自未可信，至內江縣志未載安國，當亦
認爲通志不確。要之：安國原籍，于湖集中自述已詳，本證俱在，無俟他求也。按安
國爲籍七世孫，籍和州烏江人，並見唐書韓愈傳及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惟全唐詩云：
「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又韓愈張中丞傳後序前稱吳郡張籍，後謂籍大隱中
於和州烏江縣見于嵩，籍蓋吳籍而居於和州，其遺蹟之在和者固多可考。更查于湖集

三十五代總得居士上相府有書云：「某家世歷陽，兵火之後，未嘗輕去墳墓。」卷三十七與蔣烏江書云：「平昔未遂識面，而今茲乃得公爲吾父母國之宰，抑何幸耶！」又同卷代總得居士回張惟官書亦云：「承喻宗盟，深悉雅意。某家世歷陽之東鄙，自先祖始易農爲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善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考歷陽輿錄卷五云，「若湖在赤埭黃埭之間。」又云：「州東北十五里曰赤埭，更五里曰黃埭，舊時若湖灑森，直接江濤，故築此以備水湧。云赤黃者，以土色別之也。」據此則安國本貫確爲烏江，其先卜居歷陽，固已久矣。

歷陽古揚州地，秦滅楚，置歷陽縣及烏江亭。項羽敗於垓下，東走至烏江，亭長橫船待羽處也。晉太康六年，始置烏江縣，宋和州治歷陽，烏江屬焉，紹興五年廢爲鎮，七年復。見宋史地理志。元因之。至明始裁，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之烏江鎮，當廢縣舊治，安國有與蔣烏江書（子湖集卷卅七）云：「項亭面山枕江，四時風煙皆可以寓目，若湖渺漫百里，方舟載酒，不減水鄉勝處。」讀此可想見其地之勝。

籍之故居，載於縣志。宋賀鑄慶湖集有百福寺詩法云：「身縣解鄰，按縣譜即唐詩人張司業籍之故居也，籍繪像今存。」宋吳龍翰古梅今稿亦有過和州報恩寺詩序

云：「唐張籍故居也。」歷陽輿錄謂百福寺或南渡後改爲報恩寺，又載：「文昌讀書堂在烏江東一里，今只知桃花塢爲文昌讀書處，鮮有能及此者。」附錄安國七言古詩一

首，序謂「讀書堂在烏江，即唐文昌公讀書處，自五代至今皆世守之，渡江後爲史氏之所有。」詩中有「吾家文昌讀書處，好在谿山落君手」句。（按此詩商務四部叢刊影宋本于湖集未載，疑陳廷桂輯歷陽曲錄係另據一本。）至桃花塢據曲錄卷七載在一州大西門外，唐張司業別墅，司業嘗與孟東野載酒游此，今蕩爲寒煙矣。「清王善櫛石壁山房集有遊桃花塢記，謂自含山往遊，「有白頭田父杖而至，言文昌與孟東野載酒遊塢事甚津津。又言文昌七世孫安國亦讀書此塢，以杖指道旁臥碑實之。安國狀元也，尤艷稱焉，其他所說雖無據，然皆聞諸前人，亦足見流風云。」是野老相傳，安國亦嘗讀書於桃花塢，而歷陽典錄同卷古蹟更載有于湖讀書處，謂在「州大西門外雲來社旁。」並附錄安國秋日郊居詩以實之。按譜傳謂渡江時甫數歲，則傳說殆未可盡信。郊居詩是否作於其地，似尤待證矣。其他古蹟之有關安國者，如楊林河以南宋時會產芝一本，又名靈芝河。于湖集有壽芝頌代總得居士上鄭漕，蓋其父曾獻此芝爲鄭壽。百福寺旁之三賢祠則祀唐何蕃、張籍及安國者。（見歷陽曲錄卷九。）至如香泉等名勝，集中亦多吟咏及之。又本集卷三十九有與劉西府書略謂：「某以久不省朝堂，自宣城暫歸歷陽村落。」是知安國時亦歸故里也。

二、遷居蕪湖

漢書地理志武帝元封二年改鄆郡爲丹陽郡，領十七縣，蕪湖其一也。宋初宣屬州，嗣又改隸太平州，至于湖之地，係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括地志謂蕪湖縣東四十里之咸保圩，爲古丹陽于湖縣址，蓋與蕪湖無涉。然舊說相沿，多以爲于湖即蕪湖，如晉書明帝紀謂帝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按唐溫庭筠有湖陰曲，宋張耒謂史本以于湖爲句，陰字乃屬下句，故作于湖曲以正其失。）而王敦傳乃云帝微服至蕪湖。是二者相混已久，故世稱安國爲于湖先生也。

講傳云：「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蕪湖志三十七亦載「狀元張孝祥宅在縣西昇仙橋，有歸去來堂，堂畔有池，羣蛙鼓噪，隣人汪氏讓之，孝祥取硯投池，聽手絕，因名禁蛙池，後無存。清乾隆庚戌，邑令陳聖修於來佛亭旁設位祀之，並題歸去來堂額，今俱廢。」（按陸傳亦謂「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而江南通志載無爲州治墨池，宋米芾所鑿，蛙聲聒人，取片瓦濡墨書之，投諸池，蛙鳴遂絕，與此頗類。）來佛亭者，因湖浮一甃，上有佛像，嵌置茶亭而名。東有澹人居遂割其南半爲于湖祠（見蕪湖志五十九黃鉞詩注。）其地後歸下澤，闢爲希右園，澤有湖上新葺小園雜詩十首（見蕪湖志五十九）其二云：

一歸去來堂久已無，一問茅屋祀于湖，後生獲踐前賢跡，整理荒園當舊

廬。」（原註：張子湖先生舊居有歸去來堂，並有祠，祀久廢，乾隆庚戌左田夫子（按謂黃鉞）謂陳邑侯立主祀於園之西，今復題扁設供於園之前臨，懸歸去來堂額。）

右所謂湖者，當指鏡湖。（鏡湖細柳爲蕪湖八景之一）卽今之陶塘，安國所鑿也。集有蝶戀花懷子湖詞云：「恰到杏花紅一樹，撚指來時，結子青無數，漠漠春陰纏柳絮，一天風雨將春去。春到家中須小住，芍藥櫻桃，更是尋芳處，繞院碧蓮三百畝，留春伴我春應許。」繞院碧蓮三百畝，想見當年風景之勝。塘今在赭山南，爲蕪湖近郊名勝。清黃鉞有于湖竹枝詞云：

「昇平橋畔狀元坊，曾寓于湖張孝祥，一自歸來堂沒後，頓教風月屬陶塘。」

注謂：「四朝聞見錄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楊柳，扁堂曰歸去來。昇平橋卽昇仙橋，在城西。張中紹興甲戌狀元，故宅在焉。陶塘在其坊後半里，當卽歸來遺址，張舊有祠，久廢，乾隆庚戌，余請陳明府聖修重祀來佛亭旁。」按道光八年戊子夏，鉞復祀安國於赭山之滴翠軒，軒傳爲黃山谷讀書處，舊名檜軒，久廢，重葺於乾、嘉之際，而燬於咸豐間，同治初修復，又燬於民國七年九日。至今之滴翠軒，重建尙未久也，鉞有駿生觀察移祀于湖先生於赭山之滴翠軒詩云：

公昔借馬游赭山，對雪分韻凌孱顏，一覽亭高最空曠，扁舟遙認滄江灣。（原

注：于湖集有儲山分韵得成寔五言二首又一覽亭詩沙尾是我船，煙波更空曠。茲山與公素相委，置公此坐公應喜，參差竹樹似當年，咫尺江山來萬里。謝公詞翰今元暉，倜儻何減張紫微，登山移主薦脯食，頓令岩壑生光輝。炷香再拜長太息，和戰紛紛謀孔亟，公言自治還應人，誰是同心爲戮力。（原注：史言公對孝宗張、湯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當先自治以應人，此豈兩持者。）況時宿將已無人，淮南河北多囂氛。長城先自壞道濟，細柳旋失眞將軍。謂公兩持爲可惜，直是深文非史筆，即令抗論與浚同，難救符離師失律。荒祠再徙山之陰，明湖百畝鑑公心，早是軒前蒼檜死，免教按劍扣霜鏗。（原注：宋季處士胡襄者，憤秦檜之奸，題其堂曰六檜，蓋以隱戮也，見篋墩文集，滴翠軒在宋爲檜軒。）

詩中

「謝公詞翰今元暉」句。蓋謂謝峻生觀察菴也。謝亦有紀其事，茲錄於次：

移祀張于湖於檜軒

自注：此戊子歲五月十八日，移祀張于湖先生於檜軒，即今滴翠軒，東左

田、子卿兩先生（按即黃鉞及王澤）舊作也。閱四年，邑人趙竹軒葺而新之，瘞病不能作記，錄此以記其原委焉。

張公古淡傳軒鶴，復有文孫相繼作。（原注：先生爲文昌裔孫。）大廷獻策氣

雲，宗尙程門言謬謬，格天高閣凶方張，老牛砥憤天無光。原注：謂秦垣高宗此事獨不受檜制，三頭拔置何軒昂，唐張又新讀書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謂之張三頭。先生亦

於紹興中賢書，里選皆第一，廷試時高宗親擢第一，人品迥乎不同，科名偶爾符合，故僭用之。是時

張浚、湯思退水火成門戶，議和議戰紛無主。先生兩可費調停，與人家國虛何補，

歸來父子使者車，公之父祁父老縱觀空里閭。自開別墅綠調鶴，喜舍良田爲種魚，

原注：今之陶塘乃先生捨田百畝所鑿。詞翰風流七百載，歸去來堂已何在？夜雨空祠古木

寒，春風茶社芳籬改。我今移祀赭山之檜軒，軒前萬竹交柯動葉堪尋源。况有二

黃共香火，原注：祠之中楹祀黃滔翁暨黃靖南雲車來往靈旗掀。尙書太守閒無事，籃輿

出郭驩然至，謝家羣從舍弟滌生復追陪，同薦溪毛雜蕉荔，酒酣道古窮千春，縱

數王會宋庠黃觀商輅倫，湘紵錢學士墜老去今蓮史陳太守繼昌，何減烏江射策人。七人

皆三元。

又蕪湖志卷四十廟祀志云：「狀元祠在縣西長街巷內，祀宋狀元張孝祥，前爲狀元坊，明嘉靖二十二年權使許用中重修，有祠堂碑記，今祠坊重新，按圖書集成舊爲明惠地巷，明正德間改。」殆民國間曾加修理也。（蕪州新志民國八年修。）

安國子太平後從諸父徙宣城，見陸傳，按安國與朱熹嘗（見集四十朱編修五）有云：「某有田在謝家青山下，屋十餘間，下俯江流，今歸真不復出矣。元晦異時或欲覽江、淮山川之勝，乘興東遊，則僕可以奉從容於梁山、博望、慈湖、采石之間也。」青山在今當塗，蕪湖鄰縣，又龍舒淨土文序（本集十五）謂「紹興辛巳秋，過

家君於宣城，留兩月。是別營居於宣久矣。代遠年湮，遺跡往往不甚可考。明章嘉禎醉歌行弔古（蕪湖志五十九）已云「昇仙橋西張氏宅，今日誰家烟漠漠。」余曾數度旅居蕪湖，每訪當年游息之地，則不僅昇仙橋名已再易，（更名昇平橋，今稱石橋港）即明、清以來所以紀念安國者，亦多蕩然無存。陶塘沿岸，梨園酒肆，鱗次櫛比，而所謂狀元坊者，僅巷口懸一橫額，至赭山滴翠軒爲廣濟寺僧人所有，亦不祀黃、張諸賢，山谷尙有刻像，涉及安國者，惟壁嵌謝山松詩，（已引見前段），石刻一方而已。登高遠眺，惟見陶塘柳色，依依可憐，湖光猶昔，人物全非。每讀安國赭山分韻詩：「……我有一樽酒，高處得細傾；諒非無事飲，憂國空含情。……」輒不禁緬懷昔賢，感慨時事也。

章四 交游

安國以年少魁天下，被簡遇，入司帝制，出領數路，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故一時交游多知名之士，茲擇要畧述於次：

一、張拭

拭字敬夫（按于湖集王質雪山集及夷堅志俱作「欽夫」，于湖集中惟題陳擇之克齋銘作「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丞相浚之子，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拭以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歷左司員外郎除秘閣修撰，終於荆湖北路安撫使，事蹟具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安國游浚門下，長拭一歲，（拭紹興三年癸丑生，淳熙七年庚子卒，年四十八。）深與相契，書疏往還，詩文酬和，猶多可考，其見於于湖集者如：

從欽夫覓紙 七言 詩卷二

和張欽夫尋梅 五言 詩卷四

張欽夫筭脯甚佳秘其方不以示人戲遺此詩 五言古詩卷五

蒙和答益奇輒復爲謝 同前

張欽夫送筭脯與方俱來復作 同前

同張欽夫過陳仲思所居次欽夫韻 五言古詩，卷五，按本題甚長，此從目錄，惟原目誤作次仲思

韻，據本題改。

元宵同欽夫邵懷英分韻得紅旗字 五言古詩二首卷五

欽夫子明定叟夜話舟中欽夫說論語數解天地之心聖人之心盡在是矣明日賦詩以別

五言律詩，卷九，按定叟係弒弟構字，傳附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

和欽夫喜雨 五言律詩卷九，于湖集有送張定叟五言一首，首句戊子歲二月，蓋乾道四年作。

次夫所贈海桐賦詩定叟海夫皆和某敬報况 七言絕句卷十一

次韻南軒喜雨 七言絕句四首，卷十二。

有懷長沙知識呈欽夫兄弟 七言絕句五首，卷十二。

欽夫遣送筭日壽甚珍用所寄伯承韻作六言便請過臨 六言絕句，卷十二。

欽夫和六言再用韻 六言絕句，卷十二。

踏莎行 長沙牡丹花極小，戲作此詞，並以二枚爲伯承、欽夫諸兄一觴之薦，卷三十三。

西江月 張欽夫壽，卷三十四。

於南軒集者如：

安國晚酌葵軒分韻得成字于湖集附錄題作贈于湖詩，五言古詩。

陪安國舍人勞農北郊分賦得闌字五言古詩

安國置酒敬簡堂分韻得柳暗六春字五言古詩四首

喜雨呈安國五言律詩

和張安國送茶七言絕句

喜雨呈安國四首七言絕句

有懷安國七言絕句

和張荊州所寄七言絕句五首

福巖寺讀張湖南舊詩七言絕句

送張荊州序卷三，于湖集附錄題作張南軒贈學士安國公歸蕪湖序。

敬簡堂記卷四

于湖畫像贊卷七

茲摘錄試作若干篇於后，以見二人友誼一斑。

贈于湖詩（據于湖集附錄）

桐花三月英，（歷陽典錄引作寒）風雨滿江城，使君晚被酒，千騎過友生，名

談宿霧捲，逸氣孤雲橫，揮（歷陽典錄引作運）斤看翰墨，笑話皆詩成，人物有如此，吾輩賴主盟，更呼南鄰客，共此樽酒傾，愛我庭下竹，頭角方崢嶸，永懷冰雪姿，甯復世俗情！新篇一瀟灑，凡木石（典錄引作不）足程，願言對（典錄引作備）封植，歲晚長敷榮。

于湖像贊

（稼軒先生文集叢書集成本）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善（于湖集附錄作卓）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跡。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證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集附錄作致）又孰知其紀極者耶！（集附錄以下無）己丑夏廣漢張某書於湘中館。

祭張舍人

（據歷陽典錄，于湖集附錄未載。）

某率某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爲位，致祭於亡友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姿，邁偉發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醜有匪多，公其臨之！

再祭

于湖集附錄作祭于湖先生文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其復可得見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瀉

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耶？又如驛驅驟駢，追風絕塵，一日（附錄作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稅駕之所耶？此拭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煒燁，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拭之贊嘆。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荊州歸，拭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爲然，孰謂曾不數月，乃有此聞，拭傾蓋荷知，見而深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爲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方安國知潭州時，敬夫、定夫扶魏公（浚）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安國乃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見張氏信譜傳。

一一、朱熹

熹，婺源朱韋齋松子，高宗建炎四年（西元一一三〇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建州尤溪寓舍。冠時，劉屏山字之曰元晦，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更曰仲晦，紹興十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秋舉建州鄉貢，次年春登進士第。初仕爲泉州同安主簿，歷官至煥章閣待制，當韓侂胄用事，羣小攻熹甚力，稱爲僞學，寧元二年（西元一一九六年）落職罷祠，六年二月初九日卒，年七十一，其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謚曰

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牘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西元一二二七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淳祐元年（西元一二四二年）詔從祀孔廟，熹爲理學名臣，其生平出處言行，具宋史本傳。

熹長於安國二歲，其相交蓋在安國帥長沙時，于湖集四十有與朱編修書七，其一云：

「某敬服名義，願識面之日甚久，非敢爲世俗不情語也，得劉文書文見與欽夫書，知且爲衡嶽之遊，儻遂獲奉從容，何喜如之！不勝朝夕之望。」

次書畧謂「某昨日方從欽夫約遣人送行李，奉告乃承已至近境，欣慰可量！」其第三書云：

「風雨留人，尊侯復何如！登臺詩疆勉不工，出師表同上，老兄遊山，亦須待稍晴，未可以遽，千金之軀，宜自愛惜，洪濤際天，溺馬殺人，將安之耶！」書中所謂登臺詩，蓋即本集卷九酬朱元晦登定王臺之作，詩云：

「海內朱公子，端能爲我來，譚諧渺今古，懽喜到輿台，日月何曾蔽，風雲今有開，登臨一盃酒，莫作楚囚哀。」

雲從離長沙，安國有南鄉子送朱元晦行張欽夫那少連同集，詞云：

「江上送歸舡，風雨排空浪拍天，賴有清尊澆別恨，悽然，寶蠟燒花看吸

川。楚舞對湘絃，暖響園春錦帳氈，坐上定知無俗客，俱賈，便是朱、張與少

遠。于湖集三十二，按楊慎詞品據蘭畹集引寶蟾作寶燭，慎謂觀楚舞湘絃之句，及朱文公雲谷奇友絕句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則晦翁於宴席未嘗不用妓，廣平之賦梅花，又司馬公亦有觀詞，亦何傷於清介乎。

朱亦次韻一首如次：

「落日照樓船，穩過潑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幕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雁字連。」文公集詞

別後安國又有復熹書云：

「某平生慕用，豈謂來湘中乃獲解，后接款慰，幸可勝言！懷親遽歸，苟留不得，至今懔然！人還，一再奉賜書，感服！感服！某老者深動東歸之興，比已專介請祠，力致懇諸公，儻遂得之，不旬月去此矣。樞庭編摩望雖高，然非所以處元晦也。意者姑借此掀擲之漸耶？此間諸事，欽夫諸友書中，必能詳言之，政遠披承，千萬珍護，即登巖近。」

熹曾爲書敬簡堂記及凱歌，故安國與熹書有云：

「敬簡堂記遂煩揮翰，真可以託不朽。但堂中之人，於敬簡工夫殊未進，須

士友不我遐棄，時時訓厲之耳。……」

又有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卷後五絕一首：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三十年，當與風子對。」于湖集十二于湖集尙有致憲書二：一爲報告將去荊州，一則送明皇所注道德經石刻拓本者，茲不贅錄。

三、劉珙

珙字共父（于湖集作恭父，毛本于湖詞作共甫）崇安人，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暈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歷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曾出知泉、衢、潭三州，興隆、荊南、建康三府，湖南、江西、湖北、江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精明果斷，民愛之若父母，事蹟具宋史卷三八六本傳。

珙生於宣和四年壬寅，（淳熙五年戊戌卒，年五十七。）長安國十歲，二人關係可於其書啓及詩詞中見之：

「某遠去師範，屢更歲籥，……追惟疇昔以諸生被獎拔，懷恩未報，引睇雲霄，歸依何已。」于湖集四十與劉舍人

「……辱在門闈，尤極欣感。……」同前第三書

「……門闕之舊，嘗共掬溜播灑之役者，喜嘗如何！」同前第四卷

「某罪戾之跡，蒙先生薦進之恩，俾主留務，雖成規具在，可以遵行，顧精神之運，豈能仰及！屢辭不獲，惶恐祇命，尙俟躬拜師門，一一承教，臨紙不勝懇禱之極！……」同前第五卷

「五筦曠官，已道黜幽之典；三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直惟衣鉢之傳，實有鈞陶之自，……伏遇某官……：比收一笑之功，遂殄陸梁之寇，雖在公以爲餘事，然寬上之所甚憂，肆予環而召歸，當告冊而爰立，即以所臨之巨屏，付之承學之諸生。某敢不謹守箴規，益思策勵，老吾老，幼吾幼，方深斬錫類之恩；步亦步，趨亦趨，終難望絕塵之軌。」于湖集二十三敵劉舍人

「珠幢玉節，來宣上將之威；赤鳥袞衣，歸授元臣之柄，乃眷門闕之舊，獲承尊俎之餘，陳九獻之縟儀，表十連之盛事。某官……：靜掃綠林之寇，嚴趨清蹕之朝。望碧紗之籠，久注神仙之藉，聽白麻之告，徑躋承弼之司。况嗣建於旌旄，實親傳於衣鉢。且慰列城之望，少爲數日之淹。醉我舊官，壽公慈母，聲流夜瑟，莫非鼓舞之兒童；淚點秋竿，却是攀留之父老。某等幸瞻高宴，猥列賤工，敢酌民情，上陳口號：——年時授鉞許專征，蜂蟻千屯一笑清。已變耕桑彌曠野，却驅旌旆入神京，才從湘水東邊去，且到台星極處明。傳語邦人莫留戀，使

君原是我門生。」于湖集二十七致語湖南宴交代劉舍人

「玉節珠幢出翰林，詩書謀帥眷方深，威聲虎嘯復龍吟。我是先生門下士，相逢有酒且教斟，高山流水遇知音。」于湖集三十二浣溪沙劉恭父席上

「射策金門記昔年，又交藩翰入陶甄，不妨衣鉢再三傳。粉淚但能添楚竹，羅巾誰解繫吳船，捧盃猶願小留連。」同前宿劉恭父別酒

「疇昔通家事契，只今兩鎮交承，起居樞密太夫人，綠鬢斑衣相映。……」于湖集三十四，西江月爲樞密太夫人壽按陶本樞密上有（劉）字。

蓋安國出拱門下，其知潭州又代拱也。初，湖南旱，柳州宜章縣李全爲亂，朝廷憂之，以拱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連戰破賊，其黨遂執李全以降，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其益勉副朕意。」（詳宋史拱傳）安國有水調歌頭凱歌上劉恭父（毛本題作凱歌寄湖南安撫劉舍人）當即爲平李全之亂而作，詞云：

猩鬼嘯篁竹，玉帳夜分弓，少年荆楚劍客，突騎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葦掃，蕭斧剉春葱。談笑青油幕，日奏捷書同。詩書帥，黃閣老，黑頭

公，家傳鴻寶祕器，小試不言功。聞道璽書頻下，看即沙隄歸去，帷幄且從容。君王自神武，一舉朔庭空。按此詞朱彙曾書爲卷，安國題詩其後，已引見本章上節。

又有浣溪沙劉恭父席上云：

只倚精忠不要兵，卷旗直入蔡州城，賊營半夜落妖星。萬旅雲屯看整暇，

十眉環坐卻娉婷，白麻早晚下天庭。

按洪後曾再度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洪又計平之，事詳宋史本傳，查宋史宰輔表，洪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同知樞密院事在乾道三年，次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以知興隆府罷。據本傳嗣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服闋，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安國卒於乾道六年，殆已不及見，故此詞亦頌其平李全功也。

安國呈洪之作，以詞爲多，蓋皆洪自長沙歸朝時餞別者，除前引諸闕外，尙有：

水調歌頭 送劉恭父趙朝，于湖集三十一。

青玉案 餞別劉恭父，于湖集三十二。

蝶戀花 送劉恭父，于湖集三十一。

鷓鴣天 餞劉恭父，于湖集三十二。

點絳脣 餞劉恭父，于湖集三十四。

蒼梧謠 餞劉恭父，于湖集三十四。

發將蒼梧謠三首錄後：

歸，十萬人家兒樣啼，公歸去，何日是來時？

歸，獵獵薰風颭繡旗，攔教住，重舉送行杯。

歸，數得宣麻拜相時，秋前後，公袞更萊衣。

重時則有謝劉恭父玉潭月色真石室之贈及呈樞密劉恭父諸篇，茲錄後者於次：

鼎席方虛望已隆，上游那得更煩公。敢言兩鏡成交契，自是孤根累化工，舊
鞫新開元帥府，閑官且領太平宮。歸家淨洗如椽筆，準擬燕然勒駿功。

四、王質

質字景文，先世鄆州人，後徙興國，其雪山集每自稱東平或汝陽，不忘本也。

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徹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
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爲大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忌者所中，罷去，會
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
府，改吉州，皆不起，奉祠山店，淳熙十六年己酉（西元一一八九年）正月十六日
卒。（宋史作十五年，此從雪山集王旣序。）

宋史卷二九五本傳云：「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又謂：「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雪山集王阮序云：「紹興中，阮遊咸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世所爲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孝公祥使備制舉策畧，並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此序作於慶元四年冬也，質與安國父子唱和之見於雪山集（四庫輯本）者：如卷十之和張總得彌勒贊；卷十二之和張晉彥，登張安國右司官舍後閣，與張安國圍棋勝者命題負者賦詩作籐枕歌；卷十三之次蕪湖聞張晉彥船已行；卷十四之和張安國聞捷，張安國爲宋黃二豪作傳索賦詩，余過荊州張安國已請祠先行；卷十六之水調歌頭游銀山寺和壁間張安國作二首，八聲甘州懷張安國茲錄詩二首，詞一首於次：

余過荊州張安國已請祠先行

心事何曾吐一分，鼓嚴早已報三聲。元戎十乘公先啓，野渡孤舟我自橫，細看好山須少駐，緩搖柔櫓草多鳴，儻能黃鶴樓前見，安得春江尾尾行。

憶張安國

天上是官府，舍人何處歸？世情傷幻化，道眼羨空飛，易合誰終始，難言有是非，九原如可作，來共立斜暉。

八聲甘州

懷張安國

海茫茫天北與天南，吾友定安歸，聞濡須江上，皖公山下，鶴白雲飛。莽蒼空郊廬野，古路立斜暉。顏、跖皆塵土，苦淚休揮。一代錦腸鏘肺，想英魂皎皎，健口霏霏。望寒空明月，無路寄相思，嘆千古興亡成敗，滿乾坤遺恨有誰知！今何在，一川烟慘，萬壑風悲。安國死後在淮南屢降，憑箕作詩、詞、偈、頌，及結，字比生前愈奇偉，淮寧宰陸同得遺墨尤多。（按陸同為陸世良父，世良行實畧見本章末節。）

至于湖集今僅存和王景文五律三首（卷八）而已，又雪山集卷四有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四庫館臣注：按張江州名孝祥，此表當是高宗紹興三十年作。）卷五有于湖集序（四庫館臣注：按此

序當是孝宗淳熙元年所作。）卷九有代張守謝張都督啓（四庫館臣注：按此啟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孝

祥守江州時所作。）今于湖集無質序，蓋質應孝忠之請而作，而今集則孝伯屬王大成所編

校也，茲節錄質序於后：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二十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於臨安，問謂某曰：「吾有志於文章，將須成於子，某

請爲我言之。」某謝不敏，公益切，某不得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言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游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於是超然迨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躡也。是歲公沒於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篇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於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冊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於荊州之杞梓堂，……（中述與安國論文，引見章六。）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亡公，此某所以痛苦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賚其未盡之志以沒，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

五、王阮

阮字南卿，德安人，王韶之曾孫，阮少好學，尙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

發，四坐莫能屈，嘗謁張斌，斌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子於考亭，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仕至撫州守，召入奏，韓侂胄欲見之，將誘以美官，夜密遣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傳載宋史卷三九五）

阮著有義豐集，四庫著錄，據岳珂程史蓋嘗學詩於安國。程史云：「德安王阮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阮遊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着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卻催官欠意何如！阮得詩獨撫然不滿曰：「先生氣吐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紫微湖陰之計，紫微蓋於此絕筆云。阮時亦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擊節，自以爲不及。阮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纒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又義豐集有謝張安國相遇五律一首云：

一元戎驅小隊，來赴野人期，山靜傳呼遠，風輕遊賞宜，飛蘿穿杖屨，芳草
喚旌旗，好借絲綸手，雕鐫一小詩。」

六、王十朋

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封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實上列」遂擢十朋爲第一，時已四十七矣。（鶴林玉露十六云：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初授紹興府簽判，累官至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六十。十朋立朝剛直，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守州郡亦多德政。事蹟具宋史（卷三八七）本傳。

十朋年輩較長，安國以丈稱之，于湖集中頗多唱酬之作，如：

月之四日至南陵大雨江邊之圩已有沒者入鄱陽境山田乃以無雨爲病偶成一章

呈王龜齡 卷二五言古詩

鄱陽史君王龜齡閱雨再賦一首 同前按用前韵

王龜齡賦喜雨諸賢畢和某客行半月未嘗晴也於於末章云 五古二首卷五

夜讀五公集東酬唱輒書其後呈龜齡 七律一首卷七

蒙侍御丈再用韵作送行詩走筆和答迫放舡不暇工也。七律一首卷七。按目錄題作王龜齡用韻送行，走筆和答。

龜齡攜同景盧嘉叟餞別於薦福即席再用韵賦四客詩。七律卷七。

龜齡侍御以番陽士子之意作五峯亭且賦詩某敬和。五律一首卷八。

王龜齡遣妓送酒贈詩走筆爲謝。七絕一首卷十。

茲錄十朋梅溪集詩三首於次：

五月二十五餞安國舍人於薦福洪右史王宗丞求會坐間用前韵

尊酒相逢半入僊，鬢絲我類杜樊川，江東渭北四方客，楚尾吳頭五月天。蓮

社濫陪陶令酒，兵厨聊擊陸生鮮。待有紅藥翻階句，別集鄱陽一集編。

再用韵送安國

辟穀留侯早得仙，慶鍾苗裔福爲川，少年爲佛魁千佛，今日生天作二天。西

掖代言詞俊逸，東湖題壁墨澄鮮，此行定有詩千首，莫惜因風寄數編。

悼張安國舍人

天上張公子，少年觀國光，高名一枝桂，遺愛六州棠，出世纔成佛，修文遽

作郎，長沙屈賈誼，宣室竟淒涼。

七、王佐

佐字宣子，安國守臨川，佐解廬陵郡歸，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豈如臨汝無環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嗟賞。（見宋稗類抄）又安國知京口，佐代之，多景樓落成，安國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安國卻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安國賦詩，命妓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犒之。（見癸辛雜志）

今于湖集中除卷十將至宣城和壁間韻寄王宣子七絕一首外，卷十六尙存論王公衰復讎議一篇，蓋兼權中書舍人時所作。公衰字吉老，佐弟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衰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衰憤甚，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赦之，猶鑄一級，公衰孝名天下（談藪）按安國議謂：「夫佐公衰之母既葬而暴其骨，膠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衰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衰所以不敢殺於其始

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尙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罪，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宜如律。一當時朝廷蓋卽用安國議也。

八、張維

維字仲欽，延平人，興隆中通判建康府事，乾道中官廣西經畧安撫使，與安國交甚密，于湖集有關仲欽之作頗多，茲錄其目於次：

題張仲欽所藏隆茂宗畫登瀛圖 卷二十七古

再用韻呈仲欽元頂卷三五古，按前首爲登馬氏永寧閣和朱漕元順分韻

前日出城苗猶立稿今日過興安境上田水灌輸鬱然彌望有秋可必乃知賢者之政

神速如此輒寄呈交代仲欽秘閣 卷五五古

張仲欽朝陽亭 亭在建康卷七七律

次韻 明年余爲桂州，仲欽以常參官十六人薦爲廣西提點刑獄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欽直秘閣實

代余，蓋仲欽常遊朝陽巖而樂之，於余之行也，仲欽置酒巖上，諸侯賓客咸集，顧不可以無語，乃廣爲康之詩，以紀余與仲欽事契如此，爲韻異日雄調云，卷七七律二首（按目錄爲靜江朝陽巖慶建康韻）

過靈川寄張仲欽兼贈王令尹 卷八五律

敬謝經畧秘閣餘甘湯 卷十七絕二首，目錄題作「謝張仲欽餘甘湯」

和仲欽題粉巖 卷十七絕

仲欽寄民爲重齋詩和答 卷十七絕五首

棠陰閣記 卷十四

遊朝陽巖記 卷十四

念奴嬌 張仲欽提刑行邊卷三十一

鷓鴣天 提刑仲欽行部萬里閱四月而後來歸輒成爲大夫壽卷三十二

醜奴兒 張仲欽母夫人壽卷三十三

又 張仲欽生日前韻，卷三十三

臨江仙 帥長沙寄勝江三故人張仲欽朱漕騰憲毛本卷二，本集卷三十二失題。

維亦有次韵朝陽亭詩，題云：「留守舍人張公安國，聞維築亭，爲榜曰朝陽，既去而亭成，復爲賦詩次韵。」宋詩紀事據景定建康志輯錄，按安國與維同官建康，維建亭，安國名之曰朝陽而爲之詩。謂「非獨以承晨曦之光，忻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

朝也。後在靜江，以丙戌上巳與維等遊水月洞，維語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譏意，乃即其上爲亭。安國以亭適東鄉，因亦題名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詳卷十四遊朝陽巖記）初，維仕閩有政聲，守當塗亦有遺愛，其後維官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與安國同在桂林，安國乃題其閣曰棠陰，並爲棠陰閣記，（見于湖集卷十四）歷敘其德政云。

九、馬令

趙長卿惜香樂府卷三，末有柳梢青春詞一首，注云：「近豐城馬令字夢山舊日與張公舍人從遊甚厚，偶一日暇命道士請紫府仙，忽畫其灰稱云：『我乃張孝祥也，昔日死生之事，天數難逃耳，今不復云，予幸歸紫府真人之列，馬令遂具菓卓酌酒具服焚香而命飲勞焉。凡三獻杯而稱有不樂之意，馬遂具杯分東西之位，張乃堅不肯東坐再三，而馬遂居其東。飲未終，而又索呼妓爲佐尊，馬如命，令歌舞數曲，又命畫灰而云，予亦醉矣，別無所贈，謹成小詞，伸作別之意。』」余平生惟珍惜一端硯，在本家書院洪字號籠內，宜取以贈馬君，再畫灰云：仙風（疑凡字）路隔，後會難期，遂去。後果於其家得硯，再禱而請，竟不復至，得其傳者，樂邑詹凝叔堅欽而奉行，好事君子，幸無以爲妖惑牛鬼蛇神之怪，當重張公平昔魁名文章善政在人耳目未泯，

詳之無忽。毛晉跋云「原本柳梢青前載近豐城云云，後載余平生云云，與本詞語意不甚相屬，姑仍舊附卷末。」按歷陽錄卷二十一引惜香樂府即將長柳梢青桃杏舒紅詞插入「謹成小詞，以伸別意」下，而將「又畫灰云」句移置「予生平惟珍一端」上，錄至「竟不復至矣」為止。全條與毛本畧有異字，但較爲可讀，疑曾加竄改也。

于湖集二十三有次韵馬夢山詞二首茲錄於次：

完溪沙

次韵馬夢山與妓作別

羅襪生塵洛浦東，美人春夢瑣窗空，眉山蹙恨幾千重。海上蟠桃留結子，渥注天馬去追風，不須多怨主人公。

又 夢山未釋然再作

一片西飛一片東，高情已逐落花空，舊歡休問幾時重。結習正如刀越蜜，掃除須著絮因風，請君持此問龐公。

十、談獻可

于湖集十五史警序云「余自荊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黃州二十里，扁舟遡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無恙，命酒相勞苦，畧赤壁，泊黃岡，望武昌西山，余歎

曰：「壯哉周公瑾之爲丈夫也，一舉而三國之勢定，使老瞞屏息帖耳，不敢睥睨吳、蜀者終其身。獻可曰：『是則然矣，孰知三國之勢定而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漢也。公瑾孔明外託大義，實自爲計，確乎以劉氏爲心者誰歟！』余惕然正色不敢復議，獻可又出所作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議論所未到，余三復擊節之，同舟至蕪陽而別，因書以冠諸篇首，獻可斷水人，獻可其名，字亦云，乾道己丑四月既望。」

又卷三十三有贈談獻可望江南一首，（按毛本失題並誤將次首題竄入）錄次：

談子醉，獨立晚東風，未試玉堂揮翰手，只今楚澤釣魚翁，萬事舉杯空。

謀一笑，一笑與君同，身老南山看射虎，眼高四海送飛鴻，赤壁晚潮通。

十一、楊冠卿

冠卿字夢錫，江陵人，宋史無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客亭類藁而不詳冠卿之始末，故事蹟無可考見，四庫著錄之客亭類藁，係永樂大典輯本，提要云：「今以集中詩又參互考之，劉季岑手帖云：紹興初，假手南徐楊君季洪爲理掾，後三十年，見其子夢錫，則冠卿爲季洪之子，其紀夢詩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爲淳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則冠卿當生於紹興八年己未。其與傅漕詩有鄉書憶昔獻賢能，姓氏會叨天府登句，則嘗舉進士。其上執政啓云：奉命領州，奪府而歸，又有祭廣東主管衙土地

文，則嘗出知廣州，以事罷職，而姜夔贈冠卿詩，有長安城中擇幽棲，靜退不願時人知句，則解官以後又嘗僑寓臨安者也。」

于湖集十八有題揚夢錫客亭類臺後云「爲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則能今而不能古，夢錫之文，從昔不膠於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中亦不出於盤，蓋其束髮事遠遊，周覽天下山川之勝，以作其氣，所與交者又皆當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余官荆南，夢錫自交、廣以客亭類臺來，精深雄健，視昔時又過數驛，讀之終篇，使人首俯焉。」

冠卿有呈安國及哭安國詞各一首，錄次：

菩薩蠻 春日呈安國舍人

飛雲障碧江天暮，杏花簾幕黃昏雨，翠袖怯春寒，有人愁倚闌。天涯芳草路，目送征鴻去，人遠玉關長，尺書難寄將。

水調歌頭 歸自羅浮，舟過于湖，哭張安國；至天石，弔李謫仙，悼今昔二賢豪之不復見也，月

夜酌酒江濱，慨然而去，作長短句。

曳杖羅浮去，遼鶴正南翔，青鸞爲報消息，巖壑久相望。無奈漁溪欸乃，喚起蘋洲昨夢。風雨趁歸航，萬里家何許？天闊水雲長。歷五湖，轉湘楚，下三江，興亡千古餘恨，收拾付詩囊，重到然犀磯渚，不見騎鯨仙子，客意轉淒涼。

舉酒酌江月，襟袖濕淋漓。

十一、沈端節

端節字約之，吳興人，有克齋詞一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但未詳其始末，毛晉跋云：「按花庵草堂俱不載沈端節，故其品行亦無從考，惟馬端臨云：字約之，家於茗溪，豈即沈會宗同族耶？今會宗詞亦不多見，其膾炙人口者惟詠賈耘老茗上水關一闕。……今讀克齋詞，風致亦甚相類。」毛氏此說，亦無確證，四庫提要云：「湖州府志及溧陽縣志，均載端節寓居溧陽，嘗令蕪湖，知衡州，提舉江東茶鹽，淳熙間官至朝散大夫，其說必有所據，獨載其詞名「充」齋集，則「充」「克」「二」字形近致譌耳。」查蕪湖縣志卷四十四名宦載「沈端節，乾道三年任蕪湖丞，加意民瘼，時大旱祈雨有應，創志喜亭於神山，後除本縣知縣。」

于湖集二十三有與蕪湖沈知縣書，畧謂「籍甚之譽，久矣在諸公之間；叢劄之邦，豈其淹長者之辱，伏惟某官文章翰墨，自成一家，人物風流，尙友前輩，少借演綸之手，來收擊錦之功，顧游刃之有餘，諒追鋒之不遠。」蓋即致端節者，又有沈溪沙用沈約之韻一首云：「細仗春風簇翠筵，爛銀袍拂禁爐烟，旃書名宇壓宮垣。
太學諸生推獨步，玉堂學士合登仙，乃翁種德滿心田。」卷三十三「查毛本並無端

節原詞，想已散佚，于湖集又附錄端節挽于湖二首，錄後：

荒城難訪十全醫，半篋遺書世共悲，寧有故人憐阿鷺，但餘息女類文姬。忠
籌屢畫平戎策，宦蹟常留墜淚碑，醉和西州重回首，山陽鄰笛夜淒其。

氣概凌雲孰敢先，中興事業冠英躔，朝廷議論一言定，翰墨風流四海傳。恰
跨鼉頭升紫閣，忽騎箕尾上青天，竹林嘯傲今陳蹟，撫櫬江皋涕泫然。潘陽典要引
前首「類」作「似」，次首「紫閣」作「紫極」。

十三、韓元吉

元吉字无咎，號南澗，許昌人，門下侍郎維四世孫，寓居信州，隆興間，官吏部
尚書，有焦尾集，詞一卷，今彊村叢書本南澗詩餘一卷，八十首，係用吳伯宛校補南
澗甲乙稿本。其中有浣溪沙次韻曾吉甫席上，浪淘沙趙富文席上，虞美人葉夢錫屬十
月海棠盛開，一剪梅葉夢錫席上，滿江紅丁亥示龐祐甫，水調歌頭和龐祐甫見寄等。
曾、趙、葉、龐諸子，固亦安國交游。今于湖集中猶存將如會稽寄曾吉甫，登橫舟呈
趙富文、學齊伯，喜晴呈葉夢錫詩及水調歌頭和龐祐父聞采石戰勝。惟有關南澗者僅
存韓元吉除度支郎官詞一篇，茲錄韓詞三首於次：

自古文章賢太守，江南只數蘇州，而今太守更風流，熏香開畫閣，迎月上西

樓。見說宮妝高髻擁，司空卻是遨頭。五湖莫便且扁舟，玉堂紅蕊在，還勝百

花洲——臨江仙寄張安國

五谿深鎖煙霞，定知不是人間世，軒然九老排雲，一笑蒼顏相對，星斗垂空，
月華隨步，酒醒無寐，□廣寒已近嫦娥起舞天動搖丹桂。極目塵霄如洗，正千
巖稜稜霜氣，飛泉半落蒼崖，百仞珠翻玉碎，金襍松成，葛洪丹就，如今千載，
歎謫仙詩在，騎驢未遠，且留君醉。——水龍吟夜宿泚城，得張安國長短句戲用其韻。

池館春歸，簾櫳晝靜，清漏移箭，山下孤城，水邊翠竹，鸚鵡聲千轉，記得
年時綺窗人去，尚有吐苴遺線，照珠筵歌檀舞扇，寂寞舊家排徧。青雲賦客，
多情多病，西掖桐陰滿院，飛絮隨風，馬頭月在，翡翠帷空，卷平湖煙遠，斜橋
雨暗，欲寄短書雙燕，算猶憶闌房畫燭，醉時共翦。——永遇樂爲張安國賦

十四、石孝友

孝友字次仲，南昌人，乾道中進士。有詞金谷遺音一卷，其他著作，世不多見，
四庫提要謂鈞臺集載其七言絕句一首，亦無可採錄，其詞則毛晉盛稱之，以爲與蔣勝
猷相伯仲，而提要則謂其「長調多獻諛之作，小令亦間近於俚俗。」故入存目，今查
集中有滿庭芳上張紫微一首，錄後：

筆走龍蛇，詞傾河漢，妙年德藝雙成，帝庭敷奏，親擢冠羣英，龍首其誰不取，便直饒助業崢嶸。偏他甚潑天來大一箇好聲名。憶曾瞻拜處，當年汝水，今日潏城，嘆白首青衫，又造賓閔。謹贄新詩一卷，仗仙風吹到蓬瀛，依歸地，薰香摘艷，作箇老門生。

十五、韓玉

毛晉跋東浦詞云：「韓溫甫家於東浦，因以名其詞。」四庫提要云：「按是時有二韓玉，劉祁歸潛志曰：韓府判玉，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後爲鳳翔府判官，大安中，陝西帥府檄授都統，或誣以有異志，收鞠死獄中，金史大金國志並同，此一韓玉也，其人終於金。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司馬文季使北不屈，生子名通國，蓋本蘇武之意。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舉事，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在北，亦與通國善，癸未九月，以扇寄玉詩，都督張魏公見詩，甲申春遣信往大梁，諷璘通國等至亳州，爲羅者所獲，通國、璘等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此又一韓玉也，其人由金而入宋，考集中有張魏公生日，上辛幼安生日，自廣中出過廬陵贈歌姬段雲卿水調歌頭三首，廣東與康伯可感皇恩一首，則是集爲歸宋後所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東浦詞一卷著於錄也。」

據此則作東浦詞者非韓溫甫而爲另一韓玉，茲錄其滿江紅重九與張舍人於次：

正欲登臨，何處好，登臨眺望，君約我今朝攜酒，古台同上，風靜秋郊渾以洗，碧空淡覆玻璃盞，夕照外渺渺萬蓬山，開青嶂。龍山事，空追想，風流會，今安往，我勸君一杯爲君高唱，今日謀歡真雅勝，休辭痛飲葡萄酒，縱黃花明日未凋零，非佳賞。

十六、朱翌

翌字新仲，自號潛山居士，一稱省事老人。漢桐鄉齋夫朱邑之後，（邑傳見漢書）龍舒（今舒城）人，翌生於哲宗元符元年，（西元一〇九八年）卒於孝宗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徽宗政和二年壬辰（西元一一二二年）以太學士賜第，初爲溧水主簿。高宗南渡，爲中書舍人，（舒城縣志作秘書監屬）預修徽宗實錄時范仲頤史局，翌刪潤功居多，秦檜逐趙鼎，以鼎黨貶韶州，倡明理學，粵東化之，在韶十九年。（靈川府志作十四年）召還，遂卜居鄞。

千湖集卅五有與嚴守朱新仲尺牘五通，蓋亦時相往還，且有貽贈請託，安國辭多謙遜，如云：「某比者還便奉真帖并石刻二詩，龍溪序引既再拜欽誦斯文之妙，三復卒業，又再拜曰，某何者而先生乃欲教誨收拾甚惠，而今而後，知不肖之身，猶可自

置於大君子之門，其不忍棄捐如此也。」「某晚學叨恩，以榮爲懼，所冀肯賜某以言，使某朝夕服膺，周旋不失其身，而今茲溢於牋牘者，願非某疇昔之望。悚惕移日，伏自惟念，豈不肖蒙陋不足以辱進於君子之列，而當世巨公不屑教誨之也耶！不然，願有以賜之也。」安國自以爲「鄉里晚出」，故以先生長者之禮事翌云。

安國詞與翌有相混者，著舊續聞謂生查子詠習蠶扇宮紗蜂趁梅詞，嘗覩見稿本於翌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見陶本）蓋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乃四庫子湖詞提要引續聞並未及此，轉以翌爲安國，謂其十八時即有點絳脣流水冷冷一詞，爲朱希真所驚賞，今集不載是篇，或以少作而佚之。真誤之又誤矣。

十七、其他

以上所述，已嫌篇幅過多，茲再總錄數人，爲本章結束。

楊萬里字廷秀，學者稱誠齋先生，吉州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安國同榜也，誠齋集有謁張安國詩云：「帝苑花濃記並遊，萬人回首看鼈頭。也知旬月應顛面，已逼雲霄又作州，別後聞公非故我，學林著脚到前修，登門猶說同年話，未覺紅鸞映白鷗。」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亦安國同榜也，石湖集有

「青江台在臨郡西岡上張安國題榜」詩云：南來富壽岡，春勝此蟠結，岑嶮戴南臺，欄檻了風月，蕭灘曳烟，貝闕炯殘雪，江流當帶橫，練練浮木末，天風來無鄉，萬里吹醉纈，登臨信奇事，忍痛亦癡絕，故人春夢覺，遺墨龍蛇掣，浮雲真可哈，揮解醉空關。

曾季狸，字裘父，號艇齋，南豐人，文定公弟宰之孫，大理司直晦之子，再舉進士不第，師事韓子蒼、呂居仁，又與朱晦翁、張南軒書問往復，郡守張孝祥，樞密劉珙薦皆不起，有艇齋雜著。陸放翁序謂文辭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今查于湖集有和曾裘父韻送老人赴鎮九江七律（卷六）及聞德遠與曾裘甫黎師侯會飲范周士所七絕（卷十一）諸詩，其題屏風送曾裘甫歸臨州（卷五）五古云：「不見已四年，既見還作別，贈以墨竹屏，况此君子節。歲月不我留，玉立空山陰，願言無相忘，因風時寄音。」

沈瀛字子壽，號竹齋，歸安人，紹興三十年進士，仕四十餘年，縉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有竹齋詞見彊村叢書。于湖集二和沈教授子壽賦雪三首，其次首云：

今年米貴更風雪，破屋荒涼冷於鐵，道人三日不出門，臥聽欹簷枝竹折，高吟忽送三十韻，覲面未覺千里隔，此公也自可憐人，家徒四壁鶉衣結，君不見，

漢時蘇子卿，嘗中翳氈終持節。

蔡勣字定夫，莆田人，襄四世孫，乾道二年進士，歷官至朝請大夫，試司農卿兼權戶部侍郎，爲湖廣總領，有定齋集附詩餘三首。安國同年進士如葛剡、謙問信齋詞有朝中措送蔡定夫，楊萬里誠齋樂府有水調歌頭賀廣東漕蔡定夫母生日，于湖浣溪沙烟水亭蔡定夫置酒云：「灩灩湖光綠一圍，修林斷處白鷗飛，天機雲錦蘸空霏。乞我百弓真可老，爲公一飲醉忘歸，扁舟日日弄晴暉。」又謝堯仁序于湖集謂：「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蔡公疑即謂定夫也。

陸世良字君晉，歷陽陸彥和同子。（王資謂同得安國遺墨尤多，見本章節四引八聲甘州註）知德安府，陞辭言時事者三，孝宗首肯嘉納，後以參政張孝伯言於朝，除湖南提刑，未幾請祠歸，自號去塵居士。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讎，于湖集附錄宣城張氏信譜傳即世良撰。末謂：「余嘗得侍公，且生則同鄉，徙則同邑。」蓋世良後亦遷燕，築堂曰介清，取制詞中行全介清語云。（據蕪湖志，按歷陽典錄引萬姓譜謂世良以周必大薦官廣東提刑。又「去塵」作「居塵。」）

謝堯仁昭武人，曾爲于湖集作序，謂「渡江以來，將近百年，惟先生文章翰墨，爲當代獨步。」又謂「使其得在經綸之地，驅馳之役，則周公瑾、謝幼度之風流，其

尙可挹於千百載之上也，而門下之黷生，何足容議論之喙」云。

章甫字冠之，鄱陽人，徙居冀州，自號易足居士，著有自鳴集六卷，張端義貴耳業載張冠之名甫，有文集十卷，少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張冠之也。四庫自鳴集提要謂「據其所述，可畧見其爲人，其以章爲張，蓋刊本字譌。」按宋有二章甫，辨亦見提要。

其他交游之見於于湖集者，如朱元順、吳伯承、邢少連、韓子雲、蔡濟忠、劉子思、皇甫垣、王叔堅……等，俱多酬唱，其研錄則有施士衡及董道輔挽詩，並錄於次：

挽于湖

施士衡

湧泉詞筆坐中驚，天付斯文以道鳴，獨步蟾宮丹桂選，濡毫綸閣紫微清。絕絃痛哭人情爽，埋玉淒涼柱石傾，一見那知成永別，重來天路問騎鯨。

復挽

施士衡

十年帥鉞倦馳驅，適意方謀一壑居，賈誼有才終太傅，薛收無壽處中書，傷心風月江山在，過石光陰夢幻虛，紅紫飄零春色盡，後凋松柏獨蕭疎。

弔于湖墓在秣陵

按此詩于湖集附錄沈約之挽詩後，歷陽典錄三十一據景定建康志引題作「紹熙庚戌中秋後三日」

拜于湖先生墓「詩後注云」此詩于湖集作沈約之，按景定廬廣志竄道輔作，董武陵人，于湖門人，正之。」

曉出白門下，疲馬踏秋色，鐘山度蒼翠，慰我遠遊客。暮投清泉寺，花草獻幽寂，長廊靜無人，落日照西（典錄作東）壁，平生張于湖，萬里去一息，翩然九州外，汗漫跨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顏、跖。文章失津梁，所念斯遺厄，夜闌耿不寐，搔首賦（典錄作聽）蕭索（典錄作瑟），懷人感西風，翁仲守孤陌。

章五年譜

安國之家世、里居、交游，已具述於上，茲更次其生平行實，爲年譜一章，其無年可繫者，則附譜末云。

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西元一一三二年

一歲

宣城張氏信譜傳：「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據此推算，當生於本年。

朱熹三歲。

紹興三年癸丑——西元一一三二年

二歲

張栻生。

紹興七年丁巳——西元一一三七年

從弟孝伯生。

按孝伯鄰子，安國從弟。其于湖先生集序云「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西元一一四一年

十歲

按是年進秦檜爲尙書左僕射，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矯詔下飛於大理獄，歲已暮而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飛子雲亦棄市。

紹興十三年癸亥——西元一一四三年

十二歲

伯父郡自金歸。

按郡以建炎三年使金，至是始歸，詳家世章。

紹興十七年丁卯——西元一一四七年

十六歲

領鄉書。

史傳：「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譜傳：「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年十六。」

領鄉書。」

紹興十九年己巳——西元一一四九年

十八歲

居建康，從蔡清字爲學。

汪文學墓誌銘于湖集二十九「余年十八時居建康，從鄉先生蔡君清字爲學。」

伯父邵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史

紹興二十年庚午——西元一一五〇年

十九歲

作壽芝頌。

壽芝頌代總得居士上鄭潛原注時年十九作于湖集卷一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西元一一五三年

二十二歲

再冠賢書，與從弟孝伯會於臨安。

史傳：「再舉冠里選」潛齋同孝伯于湖集序「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

捨，別去餘十年，先生再冠賢書，會於臨安，時紹興癸酉也。」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西元一一五四年

二十三歲

廷試，擢進士第一。

史傳：「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譜傳「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
上疏請表岳飛忠義。

譜傳：「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於九原，公道昭明於天下。帝特優容之。時公猶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史傳

于湖集附錄初補承事郎授鎮東簽判誥：「……茲親策多士於庭，爾以正對發明師友淵源之義，深契朕心。擢冠羣英，僉言惟允，授爾京秩，贊畫輔藩，此我朝待掄魁彝典也。……可補承事郎，特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奉敕如右，諫到奉行。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西元一一五五年

二十四歲

父祁被誣繫獄，會檜死，得釋。

史傳：「考官已定秦，墳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曾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按宋史高宗本紀八亦載二十五年十月乙酉，命大理鞠張祁，附麗胡寅獄，十一月乙丑釋張祁。惟齊東野語謂因祁懼禍佯狂，妄言其妻死於非命，於是逮祁鞠殺嫂事。其年十月秦死，逼歲，安國叫鬧，始得釋去。引見章二。

轉秘書省正字，召對，乞總攬權綱，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

傳：「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之。」按傳同。按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及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二劄子今載于湖集十六。

和興二十六年丙子——西元一一五六年

遷校書郎，勅兼國史實錄院校勘，轉承事郎。

史傳僅稱遷校書郎，譜傳並載兼國史實錄院校勘，俱無年月，按紹興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轉宣教郎誥（于湖集附錄）誥首已作「勅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故推斷俱在本年。查校書郎賜對日有請刪定列聖圖書及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寄居兩劄子今載于湖集十六。

伯父邵卒，代諸父撰文致祭。

邵卒於本年六月，十月初六日甲戌，安國代諸父撰文以祭。文載于湖集卷三十。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西元一一五七年

二十六歲

轉教宣郎，尋除秘書郎。

轉宣教郎及除秘書郎兩誥今並載于湖集附錄。轉宣教郎係正月二十日，授秘書郎係三月十六日，其除秘書郎誥，首稱「勅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校勘張孝祥」，則前此又曾除奉議郎也。

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獨上原芝篇以諷。

史傳：「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

宗之室，天意可知，乞早定大計。」「譜傳：「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尙虛，公獨上原芝篇以諷之，其畧曰：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亦靡克寧，又曰：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覽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按高宗本紀八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太廟仁宗室柱生芝九莖，又二十七年二月壬寅太廟仁宗、英宗兩室柱芝草生，惟于湖集（卷十三）今載之原芝篇，首稱紹興二十四年芝產於太廟楹，既二年復生其處，校書郎張某作原芝云云，與此相差一年，茲姑從高宗本紀。

王質始從游。

王質于湖集序云：「歲丁丑，某始從公於臨安。」按王序今于湖集不載，

見雪山集。

伯父邵卒於廣德軍。——輿地紀勝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西元一一五八年

二十七歲

除起居舍人。

于湖集十八載其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云：「同月六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諸生，荷陛

下親壞，俾冠多士，觸怨蹈禍，復蒙陛下脫臣父子於九死之中，茲又驟自省闈，進侍殿陛，凡昔再生，與今超用，一出聖意，不緣他人，論報之心，雖臣驅命，非臣敢有，豈宜輒爲辭避，實以臣齒少人微，塵竊科第，甫及五年，備數南宮，已懼顛躓，况秉筆柱下，專記言動，非辯智闕達，莫宜此選。……」據塵竊科第甫及五年一語，除起居舍人當在本年。又史譜兩傳俱稱「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其除禮部尙書郎誥，則誥首稱「勅朝清」請郎張孝祥」是除起居舍人前曾除朝清「請」郎及禮部尙書郎，又于湖集附錄有除著作郎誥僅存「勅朝奉郎張孝祥，承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數語，按其除朝奉郎及著作郎，或亦在此時。

乞修日歷。

史傳：「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按乞修日歷劄子今載于湖集十六，注係「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實錄院檢討官日」，故置於此。

作遊無窮齋記，跋周德友所藏復湖帖。

記見于湖集卷十三，跋見卷二十八，俱本年三月作。

總與二十九年己卯——西元一一五九年

二十八歲

權中書舍人。

按史譜兩傳，俱載「權中書舍人」，未及年月，依其敘述次第，約在除起居舍人以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前。茲查于湖集十九有沈該落職制，該於本年六月己酉，以貪冒罷。見高宗本紀，宰輔表同，故推定其權中書舍人約在本年以前。

為汪徹劾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史傳：「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凌拂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譜傳：「初，公與汪徹同館職，修先朝實錄，徹老成長禍，務在磨礮；公少年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徹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爲君子所與。』」公曰：「願自立如何耳。」思退聞之，不悅於徹之言，至是徹爲御史中丞，乃首劾公等奸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祀。」按以上俱未載明年月，據于湖集卷十八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首有

「伏念臣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服故宮」等語，推知應在本年，因安國再除中書舍人爲孝宗隆興二年，距今恰六年也。

隆興三十年庚辰——西元一一六〇年

二十九歲

知撫州事，臨川詰卒欲爲亂，立平之。

史傳：「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譜傳：「尋除知撫州事，臨川詰卒趨劫庫兵一時鼎沸，官吏屏跡，公單騎馳赴軍中，諭列校曰：「汝曹必欲爲亂，請先殺太守。」僉曰：「不敢，惟所給未數耳。」公即手諭衆卒，聽命者待以不死，隨取金帛以次支給，摘發數卒，叱之曰：「倡亂者罔赦！」立命斬之，衆校俯伏不敢仰視，闔城宴然。事聞，帝極嘉獎。時年未三十，蒞事精確，雖老於州縣者所不逮也。」據年未三十語，知撫州至遲應在本年。

撫州有賣假藥者，出榜禁戒。事見袁氏世範，于湖集會附錄。

作重入昭亭賦二十韻（于湖集卷三）及庚辰二月夜雪（卷五）

按于湖集六有「去年正月三日，雪霽入昭亭，訪應庵如庵二老，今年在臨川追懷昔游，用寄正庵韻。」據此題及重入昭亭詩意，當爲本年作。

紹興三十一年年辛巳——西元一一六一年

三十歲

去臨川。

于湖集七去臨川書西津漁家云：「作客臨川又一年，却尋歸路淺灘船，宦游到處真聊爾，別恨何須更黯然，夾道長紅慚父老，繞城濃碧記山川，無端此地成留滯，定自從渠有宿緣。」卷六在臨川追懷昭亭昔游用寄已庵韻（全題引見紹興十二年）結句云：「一夢經年歸去好，宦情全薄此情深。」據二詩知安國知撫州僅一年，又卷十五有龍舒淨土文序畧謂：「友人龍舒王虛中……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是歲十月且歷陽張某序。」作此序時，當已歸宣城也。

題龔深之侍郎太常奏稿 辛巳春正月上吉，于湖集二十八。

辛巳冬聞德音七律二首 于湖集六

水調歌頭聞采石戰勝 毛本于湖詞卷二

按宋史高宗本紀九，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虞允文督建康諸軍以舟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戰勝却之，此詞當是時作。于湖集三十一題作和龐佑父。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西元一一六二年

三十一歲

春自建康還宣城，題王朝英梅溪竹院。

于湖集二十八題王朝英梅溪竹院云：「朝英童子時與余同師，已而同登名天府，不見十年，壬午春，余自建康還宣城，道過朝英所居，為留一夕，……閏月既望，張某安國題。」

撰宣州修城記于湖集卷十三

宗隆興元年癸未——西元一一六三年

三十二歲

轉朝散大夫，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于湖集附錄有轉朝散大夫誥係隆興元年三月一日下，誥首稱「勅朝奉大夫

新除儀司郎官張孝祥」，殆孝宗新即位時（按孝宗以去年六月丙子即位。）

所除官。又更傳云：「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譜傳亦云：

「孝宗即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提舉學事，賜紫金袋。」按此當在轉朝散大夫後，以勅首未及也。

治平江有善政，上疏乞不催兩浙積欠。

史傳：「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為

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一譖傳：「平江乃臨安藩屏，寄任匪輕，公扶植善類，抑強暴，判決如流，庭無滯獄。屬邑有大姓並海囊粟爲姦利，怙勢作威，禍延郡邑，公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明年，吳中饑，乞賴以濟。」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載于湖集卷十七，注知平江府日。

作樂齋記于湖集卷十三送王壽朋歸雲川序 卷十五 題真山觀 卷二十八

從弟孝伯登進士。

隆興二年甲申——西元一一六四年

三十三歲

以張浚薦召赴行在，入對，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

改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尋被劾落職。

史傳：「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

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儀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禛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禛落職罷。」

諸傳：「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辨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氣，因痛陳國家委靡之弊，且靖康以來，體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又陳二相當同心協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復陳用才之路太狹，乞博採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府參贊軍事，時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思退言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宣諭劾公爲黨落職。」按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語今載于湖集附錄，知在知平江府後，其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見卷十八，首有「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服故官」等語，依此推算，當在本年，因安國屢罷中書舍人提舉太平興國宮，至早應在紹興二十九年也。再則張浚罷相判福州，係在今年四月丁丑，（見辛補表）故亦不能再遲於本年，惟辛輔表載張浚以隆興元年正月除樞密使，十二月授右僕射同平章事。依譜傳「乃首薦公」一語，其入對或在去年耳。至論先盡自治以爲恢復劄子，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論治體劄子（甲申二月九日）及辭免參贊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赴建康畫一利害諸篇，

今俱載集中。

書吳波亭額。蕪湖縣志卷三十六

乾道元年乙酉——西元一一六五年

三十四歲

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

傳：「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

聲。」「史傳：「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

按宋史辛輔表湯思退以隆興二年十一月辛卯罷。又于湖集卷十四仰山廟記

云：「……乾道元年張某來守桂林……其七月某至郡。」卷三十邕帥蔣公墓

誌銘亦云：「乾道元年，余守桂林。」桂林，靜江府治也。

作太平州學記，隱靜修造記。以上于湖集卷十三

入桂林歇滑石驛題碧玉泉七絕一首。卷十

中秋作水調歌頭。

于湖集三十一水調歌頭桂林中秋云：「今夕復何夕，此地過中秋，賞心亭

上喚客，追憶去年游。千里江山如畫，萬井笙歌不夜，扶路看遨頭，玉界擁

銀闕，珠箔卷瓊鉤。馭風去，忽吹到嶺邊州，去年明月依舊，還照我登

樓，樓下水明沙靜，樓外參橫斗轉，搔首思悠悠。老子興不淺，聊復此淹留。〔另有水調歌頭桂林集句見同卷〕

乾道二年丙戌，西元一一六六年
三十五歲

六月，罷靜江府。

史傳：「復以言者罷。」

邑帥蔣公墓誌銘于湖集三十一「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尋州守蔣君德施；其明年，余免歸江東，君與邦人送余於興安，置酒擊鮮乳洞之下。時方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褰裳脫履，篝火入之，凌兢不聞，題名賦詩，火盡乃出。」

于湖集七有張仲欽朝陽亭

亭在建康

七律一首，又次韻二首序云：「明

年余爲桂州，仲欽以常參官十六人薦爲廣西提點刑獄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欽直秘閣實代余，蓋仲欽嘗遊朝陽巖而樂之，於余之行也，仲欽置酒巖上，諸侯賓客咸集，顧不可以無語，乃廣建康之詩以記余與仲欽事契如此，爲嶺表異日雄觀云。」據此則代安國者乃其故友張仲欽。

七夕，抵衡陽。

于湖集四丙戌七夕入衡陽境獨游岸傍小寺詩云：「七年暑中行，道路萬里餘。今夕已七夕，我猶在天涯。……」據此則安國遷守州郡多以暑季。又于湖集卷四有福嚴五古詩，注丙戌七月作。卷八有滑石、興安、夔關、丙戌七月望日自南台遊福嚴書留山中，和萬老再和等五律，卷九有贈別詩僧萬致一（題云：「過湘中，得詩僧萬致一，於書無所不讀，非苟得詩名於僧中者，余欲與俱還吳中，而萬家浯溪，將結草庵其上，送予至湘陰復歸，作四十字以別。」）五律，卷十有明年重過碧玉泉次韻六言諸詩，當皆一時旅途中所作。九日，在蕪州。

于湖集五書懷云：「七夕在衡陽，九日在蕪州，秋風浩如海，我行尚扁舟。破帽不堪落，菊花空滿頭。醉眼忽瞠若，悠然過滄州。」

作仰山廟記 乾道二年二月且

棠陰閣記 乾道丙戌五月朔日，按張仲欽曾提點廣西獄事同官桂林，安國名其閣曰棠陰。

遊朝陽巖記 丙戌五月晦，按安國與張仲欽等於丙戌上巳遊水月洞，愛其山水之勝，僧遂即其上爲亭，五月晦復來游，遂名亭曰朝陽亭，巖曰朝陽巖，洞曰朝陽洞。

千山觀記 觀在桂林西峯，乾道丙戌，安國就超然亭故基作，記謂「觀成兩余去，迺書記其極。」則記當作於六月也。

衡州新學記

三河記 以上于湖集十四，乾道丙戌十月且，張某書於三瑞堂。

西江月 桂州同僚餞別，于湖卷三十四。

詞云：「窗戶青紅尙濕，主人已作歸期，坐中賓客盡鄒、枚，盛事他年應記。別酒深深但勸，離歌緩緩休催，扁舟明日轉清溪，好月相望千里。」又于湖集卷八有罷歸，罷歸呈同官二首，贈江清卿等篇，據詩意均去桂林時所作。

乾道三年丁亥——西元一一六七年

三十六歲

起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史傳：「俄起知潭州。」

譜傳：「改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按除秘撰改知潭州權荆南提刑詰今載于湖集附錄。

于湖集十五送野堂老人序：「乾道丁亥六月，余來長沙。」卷二十邕帥蔣公墓誌銘：「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其明年余免歸江東，……又明年余帥長沙。」卷十四萬卷堂記：「歐陽文忠公之諸孫曰彙字晉臣者，居廬陵之

安成，築屋其居之東偏，藏書萬卷，扁之曰萬卷堂。乾道丁亥冬，晉臣自廬陵冒大雪過余於長沙。……」

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史略）

譜傳：「爲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有婦不宜於夫，夫商而歸，婦爲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爲婦殺之無疑，涉三獄而婦不伏，公親鞠之，婦泣曰：『實無此志，願食有魚肉，以缺承之，缺固在也。』公命取缺復魚肉以飼犬，犬斃，因詢土人，謂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殺之，公命索婦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復取魚肉飼犬，復斃，事立爲之平反。婦誓祝髮以報，衆大悅服。」

孟冬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

譜傳：「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顏淵問仁章於中屏，晦庵、南軒各爲詩文以記之。」

張栻敬簡堂記云：「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滯，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

朱熹敬簡堂詩云「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敞齋屏，華榜新未

揭。……

與干質游廬山 雪山集卷五于湖集序云：「歲丁亥，遺游廬山之間。」蓋赴潭州道經江州也。

題蘇翰林詩後 乾道丁亥三月望，于湖集二十八。

題陳擇之克齋銘 乾道丁亥七月，于湖集二十八。

壽芝堂記 乾道丁亥十二月望，于湖集十四。

乾道四年戊子——西元一一六八年

三十七歲

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 譜傳

史傳：「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

于湖集十四金堤記「……乾道四年……秋八月，某自長沙來。」于湖集三

十邇帥蔣公墓誌銘：「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其明年余免歸江東，……又

明年余帥長沙，……明年八月余帥荆州，君之子礪自桂徒步行數千里，……

求銘於予。」

築守金堤，置萬盈倉。

史傳：「築守金堤，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備諸漕之運。」譜傳：

「荆州當虜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具興，雖烈

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守金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爲國爲民計也。」

于湖集十四金堤記畧云：「蜀之水既出峽，轟放橫潰，荊州爲城當水之衝，有堤起於萬壽山之麓，環城西南，謂之金堤。……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於五月，水溢數丈，既吾壞堤，又鬻吾城。……越兩月而後水平，秋八月，某自長沙來，以冬十月鳩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畢，已決之堤，匯爲深澗，不可復築，別起七澤門之址，度兩阿之間，轉而西之，接於舊堤，穹崇堅好，悉倍於舊，……築堤餘材，哀之作小亭於堤之半，取少陵「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扁之青白亭，而刻文於壁間。五年三月張某記。」

又荆南重建萬盈倉記畧云：「……余至官三月，既築潰堤，間與僚吏周視官寺，蓋無有不敝壞者，而倉爲急，會朝廷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謙，攝掌書記汪琳，撤舊房而新之，合爲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牆垣，內謹扁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而勢位置，稱其爲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爲儷者。……既成，而余以親疾丐祠去，前所謂官寺之營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宮軍帑則已鳩工

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且歷陽張某記。」

作同張欽夫過陳仲思所居次仲思韻 據于湖集目錄，按應作「次欽夫韻」

詩題云：「陳仲思以太夫人高年奉祠便養，卜居城東，茅屋數間，澹如也，移花種竹，山林丘壑之勝，湘州所無，食不足而樂有餘，謂古之隱君子若仲思者非耶！乾道戊子六月，某同張欽夫過焉，裴回彌日，既暮而忘去，欽夫欲專壑買鄰，欽夫有詩，某次韻。」

送張定叟。

按右二詩載于湖集五俱赴荊州以前作。

乾道五年己丑——西元一一六九年

三十八歲

請侍祠親，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譜傳：「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請祠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史傳：「請祠，以疾卒，孝宗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王質于湖集序：（雪山集五）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於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歿於當塗之蘇

湖。……（下言會於荊州之杞梓堂與安國論文，安國言「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安國亡。）按史傳語意欠明瞭，王質序直謂卒於本年。茲從陸世良譜傳，以世良生同鄉，徙同邑，又嘗從游，且應安國孫永通之請而作傳。見聞或疑確也。陞頭漢閣直學士勅黃載于湖集附錄，乾道五年三月三日下。

去荊州張南軒爲文以餞，荆南士民哭送登舟，繪小像祀於湘中驛，南軒爲之贊。

譜傳：「南軒爲文以餞之，荆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繪小像祀湘中驛，南軒爲之贊。」

送張荊州序 見張南軒先生文集三及于湖集附錄篇首云：「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引見下章）……」

張拭于湖像贊已引見章四。

鷓鴣天荊州別同官 于湖集三十二云：「又向荊州住半年，西風催放五湖船，來時露菊團金顆，去日池荷疊綠錢，勸別酒，扣離絃，一時賓從最多賢，今宵拚醉花迷坐，後夜相思月滿川。」

荆南宴交代方閣學 見于湖集二十七。

阻風石首，賦詩寄荊州僚舊。

風雨石首呈同行寄荊州僚舊 于湖集七云：「昨日離筵酒未醒，今朝風雨暗江亭。近人積水春全綠，隔岸荒山夜却青。野吏衣冠行木偶，客船燈火散疎星，寬程且作三句約，要看廬山紫翠屏。」江行再用前韻云「澤畔行吟我獨醒，歸程不計短長亭，西風送浪頭頭白，芳早隨人段段青，昨夜疎篷猶窘雨，今朝嚴鼓欲侵星，無人去喚華容宰，畫我江行作小屏。」

浣溪沙去荊州 于湖集卷三十二云：「方缸載酒下江東，蕭鼓喧天浪拍空，萬山紫翠映雲重，擬看岳陽樓上月，不禁石首岸頭風，作牋我欲問龍公。」

至黃州，談獻可來迎。

于湖集十五史警序：「余自荊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黃州二十里，扁舟溯浪來者，故人談獻可也。……同舟至蘄陽而別。……」餘引見章四，此序作於乾道己丑四月既望。又卷十四有黃州開澳記作於本年四月八日。卷二十八有跋道德經碑作於本年春，時猶在荊州也。

又浣溪沙親舊蘄口相訪云：「六客西來共一舟，吳兒踢浪剪輕鷗，水光山

色翠相浮，我欲吹簫明月下，畧須停棹晚風頭，從前五度到蕪州。」又「已
是人間不繫舟，此心原自不驚鷗，臥看駭浪與天浮，對月只應頻舉酒，臨風
何必更搔頭，瞑烟多處是神州。」

歸蕪湖。

譚傳：「既歸蕪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江而貧窘者，公輒賑
之，新觀瀾亭以集同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台榭吟咏殆遍，而悉爲
之題織，蕪湖都水陸之衝，舟車輻輳，民甚苦之，屢藉公爲之庇，會邵宏淵
擁兵還鎮，所過市肆皆空。蕪民甚恐，轉運公與淵有識，公作書以逆之，至
則自糶米數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車轎師江上，衆得餉揚帆而去，遂秋毫
無犯，丞袁益之迎至江浒，士民夾道拭目夸艷。」

乾道六年庚寅——西元一一七〇年

三十九歲

冬，疾復作，遂卒，孝宗惜之。

譚傳：「庚寅冬，疾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爲之罷市，兩河之民，惶
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盡之嘆。」按史傳亦云：「孝宗惜之，
有用才不盡之歎。」

張南軒爲文以祭。引見章四

葬秣陵。據宣道補弔于湖墓詩，引見章四。

按宣城張氏信譜傳云：「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爲于湖先生。」但宋陳應行于湖先生雅詞序則云：「于湖者，公之別號也。」蓋安國自紹興初即隨父渡江居蕪湖，其地卽古于湖所在，故以爲號。安國有自贊（于湖集十五）云：「于湖、于湖，雙眼細，隻眼籠。細眼觀天地，籠眼看凡夫。」固嘗自稱于湖也。譜傳又云：「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而宋史儒林喻樛傳又載：「喻樛嘗謂沈晦、張九成、樊光遠當中進士第一，後皆如其言，有二女擇壻，及見汪洋張孝祥曰，佳壻也，皆妻之，二人後亦得狀頭。」查于湖集十五贈時起之謂：「某於時氏既外諸孫，又娶仲舅之女。」于湖集三十並載有亡妻時氏宿告文云：「嗚呼哀哉！自癸未至戊子，吾婦之死於是六日矣，越己丑，將殯於寶林之佛寺，以俟卜吉而藏焉。嗚呼哀哉！爾尙知之乎否？」起靈云：「嗚呼已矣！無可言者矣！以是爲爾之遺奠，嗚呼哀哉！」叢云：「嗚呼哀哉！吾王母馮夫人，皇妣孫夫人，實葬四明，吾父母之命，將以汝從之，吾官於朝，未能持汝喪以往也。是以卜叢於此，嗚呼哀哉！汝奉佛素謹，屬纊而誦佛之聲猶不絕，今使汝依佛以居，

吾又時節視汝惟謹，汝其安之，嗚呼哀哉！」據此則安國實娶時氏，以「善官於朝」一語推之，疑卒於孝宗隆興間。

國朝聞見錄載：「孝祥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曠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濫誠有之；曠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真之。人以爲誠非欺人君者。」考于湖集三有止酒云：「飲酒見其性，此酒不可止；一飲病三日，止酒寧獲已。飲酒有別腸，勸酒無惡意。既因酒成病，即識酒眞味。將軍罵不敬，次公醒而狂，破面根觸人，不如持空觴，人言我止酒，但是遣客計；但使客常滿，客醉我亦醉。」其嗜酒即此可見。四朝聞見錄並載其「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臺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又譜傳云：「公性剛正不阿，秦墳同登第，官禮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此正所謂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也。

于湖集附錄有宣城張氏信譜傳，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西元一一九四年）

陸世良（世良行實詳章四）撰。距安國之歿，蓋已二十五年矣。

章六 學藝

之。
安國善文章，長書法，又與理學家交遊，本章特述其學藝大畧，至其詞則專章論

一、理學

安國於理學無甚成就，但當其對策大廷，策問師學淵源，秦埴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安國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見宋史本傳及張氏信譜傳）其後交游如朱熹及張栻兄弟，又皆理學名家，蓋嘗有志乎此，惜天不假年，造詣未深耳。（按四朝聞見錄云：「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方其帥長沙時，張栻兄弟，扶父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安國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栻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安國自篆顏淵問仁章於中屏，朱熹與栻各爲詩文以紀之。（見張氏信譜傳）張栻敬簡堂記云：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滯，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爲我敷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吾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則因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辨之若經緯黑白之分，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管之務，將見先生於所怠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於天理人欲絲毫之分爾，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負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景哉。」

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南軒先生文集四，又于湖集附）

錄。

讀此記，知敬簡堂命名由來，蓋取「居敬而行簡」之義，朱熹亦有敬簡堂詩云：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敬齋扉，華榜新未揭，我來適茲時，亦有大夫菱，清觴不留行，晤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蛇窟，襟懷頓能舒，肝胆亦已竭，老仙來何方，湖海氣磅礴，君侯歛袂起，顛越承屨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卒卒，伊爾不忍逝，頓首願有謁，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茲焉辨不早，大本將恐蹙，吾與質自箴，君聽未宜忽。一（汗

湖集附錄）

按乾道丁亥七月，安國會爲陳擇之題克齋銘曰：「陳琦擇之名其齋曰克，張敬夫爲之銘，某復爲書聖師問答與敬夫之銘置齋中左右序。」見于湖集二十八，時正在長沙與猗等講學也，其後安國自荊州請祠東歸蕪湖，猗又贈以序云：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寄任之意匪輕，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彰，任重而望隆，吾子願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

講學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晝矣，信如子言，荆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尙何道，惟荆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色，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膠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役，其可乎哉！是以貴于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几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盞，一事之隙，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所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令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旣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南軒先生文集四于湖集附錄）

據譜傳安國既歸蕪湖，曾新觀瀾亭以集同志講論，惜其晚年遽卒也。安國有「元宵同張欽夫邵懷英分韻得紅旗字」（于湖集五）第一首云：「吾宗延閣英，聖學與天通。」又有五律別斌等題云：「欽夫、子明、定叟夜話舟中，欽夫說論語數解，天地之心，聖人之心，盡在是矣，明日賦詩以別。」（于湖集九）詩中亦有「誰知對牀語，勝讀十年書」等句。其西江月張欽夫壽云：「諸老何煩薦口，先生自簡淵衷，千年聖學有深功，妙處無非日用，已授一編圯下，却須三顧隆中，鴻鈞早晚轉春風，我亦從君買勇。」（于湖集三十四）讀此可見安國於斌之欽佩，亦思致力於理學也。

二、文學

于湖集四十卷。見書錄解題，四庫著錄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涵芬樓借慈谿李氏藏宋刊本景印）本，均與相合，前有其門人謝堯仁及其弟孝伯序，堯仁序云：「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尙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即曉夕在念，而尙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而後私，於事自有次第，而不知此事亦公也，蓋四方學者渴見斯文以增壯筆端，方皆以先觀爲快，使公肯爲是舉，正是加惠學者之意，豈必獨認以爲激乎鵠原之情，而足以有歉哉。」末署嘉

秦改元之中秋，門下士昭武謝堯仁序。又孝伯序云：「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舛也。」錫南昌解后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久，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屬其讎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間矣。繼有所得，當爲後集云，嘉泰元年十月旦，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府元江南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據此，則今傳之本，乃王大成集，堯仁應孝伯請而爲之序，刊於宋寧宗嘉泰元年（西元一二〇一年）也。」

查王質雪山集五亦有子湖集序，畧云：「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翁，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於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冊示某。」此序今傳于湖集不載，蓋其從弟孝忠（字王臣，詳家世章。）另輯一本，王質爲序，如刊於癸巳之次年，則爲孝宗淳熙元年甲午（西元一一七四年）約早於孝伯所輯者二十餘年。陸世良尙未爲撰傳，此本今未見，豈孝伯序稱「諸家所刊」者之一歟？

今涵芬樓影宋本第一卷爲賦、辭、頌及樂章；二至五卷爲古詩；六至九卷爲律詩；十至十二卷爲絕句；十三四卷除原芝外，餘均爲記，十五卷爲序、銘、說、贊；十六至十八卷爲奏議；十九卷爲內外制；二十卷爲表；二十一至二十三爲啓；二十四卷爲書；二十五六卷爲疏文、青詞及釋語；二十七卷爲祝文及致語；二十八卷爲定書及

題跋；二十九及三十卷爲墓誌、祭文；三十一至三十四卷爲樂府；三十五至四十卷爲尺牘，總計所存以詩爲最多，文次之，詞較少，共得千首以上。

前人論及安國文章者，以謝堯仁、王質兩序言之較詳，謝之言曰：「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條散條聚，條明條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端而尋其所窮，然從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勝者也。故觀先生之文者亦但當取其轆轤斡旋之大用，而不在于苛責於纖末瑣碎之微，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蓋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少也，一日，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在書室，特攜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真與相軋，但蘇家父子更有畫佛入滅次韻水官贈眼醫韓幹畫馬等數篇，此詩相去却尚有一二分之劣耳。」先生大然堯仁之言，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於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刀皆在焉，今人皆以勝東坡，但先生當時意尙未能自肯，因又問堯仁曰：「使某更讀書十年何如？」堯仁對曰：「他人雖更讀百世書尙未必夢見東坡，但以先生來勢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餘矣。」

王序云：

「歲丁丑，某始從公於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於文章，將須成於子，某請爲我言之，某謝不敏，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抒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於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

又曰：

「往會於荊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於三代，漢降於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畧見於釋氏之長舍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鷟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子厚雄於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考，公益叩曰：然則如何？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長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

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免胄，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於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聘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敘事而有大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論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非可以取必於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

總觀以上兩序所述，蓋安國初有凌轍東坡之意，繼聞雪山之言，乃以向所志者爲未極，而欲六經是師，三代是慕，然雪山所論，不無復古偏見，安國或曾爲所動而實未嘗致力於此。故雪山有「後四月而公亡，……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之嘆。今于湖集中留存諸作，其駢散各體，固猶是宋代風氣也。

安國之所以欲追跡東坡者，當緣其才思橫溢有相似之處，史稱其「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從弟孝伯序于湖集亦言：「每見於詩於文於四六，未嘗屬稿，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抄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間從手掣去，良繇天才超絕，得之遊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一日，謂孝伯曰：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便有用處。」觀一日之語。知安國固嘗以天才自豪，心手相得，勢若風雨，當亦如東坡所謂曲子縛不住者，謝堯仁序云：「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才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蹤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疎畧簡易之處，然善觀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后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刻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槩之前數公縱橫馳聘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堯仁爲安國門下士，顧此言殊非阿其所好，今于湖集所存表、啓、疏文、青詞、釋語之屬頗不少，然安國固非僅以此類駢文見長，其詩與散文皆可觀，惟與矜字鍊句者有異，故當舉大而遺細，至若氣勢之盛與文辭之絢爛，方之東坡少作，似無愧色，惜如其晚年歸於平淡之妙者，尙不多觀耳。

四庫提要云：「今觀集中諸作，大抵規摹蘇詩，頗具一體，而根柢稍薄，時露竭蹶之狀，堯仁所謂讀書不十年者隱寓微詞，實定論也，然其縱橫兀傲，亦自不凡云。」

三、書法

宋史本傳謂「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按五代以來，筆札無體，書道陵遲，宋太宗留神墨妙，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蘇、黃、米、蔡遂皆以書法名家，南渡而後，高宗初「頗喜黃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顯意義、獻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數年，真與之齊驅並轡。（見玉海）」嘗自言「余自晉、魏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又云：余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嘗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思陵翰墨志自評）「高宗既深知書法，其稱安國者當非虛語。」

安國嗜書，屢見於詩，題蔡濟忠所摹御府米帖云：「……平生我亦有書癖，對

此儻悅心若失，口吐汗下屢太息，十日把玩不得食，作牋天公拜稽首，乞我此老生時一雙手，爲君痛飲百斛酒，墨池如江筆如帚，一掃萬字不停肘。——范達甫許送瑞硯作詩以堅其約云：「……更作萬斛之墨池，爲君大書十丈碑。」謝劉子恩送筆云：「劉侯贈我筆一束，筆鋒如錐管如玉，不嫌夜艾剪銀燭，爲君一掃千兔禿。」惜其墨蹟今尠見。（按廬山玉淵潭鑿石「玉淵」二大字今尙存，惟書款處已泐，玉淵潭在棲賢寺東數百步，白石如羊橫亘中流，故名玉淵，黃宗羲云：東坡有玉淵神龍近之句，張紫微但書二字於石底。翁方綱拓得廬山石刻凡四十五種，張之屋壁作歌云：「……玉淵，歸宗字尤壯，動蕩魂魄生奇駭，歸宗隸古無欵識，玉淵張書氣增培，闌干敲起玉潭龍，真上青天叩真宰。……」干湖有玉淵潭詩云：「靈源直與上天通，借路來從五老峯，試倚闌干敲拄杖，爲君喚起玉潭龍。」故翁詩及之。）四朝聞見錄云：「高宗酷嗜翰墨，張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奮問，立就萬言，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公，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尤雋永，秦檜語之曰：上喜狀元策，又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詩何本？字何法？孝祥曰：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皆占斷，蓋嫉之也。」又安國跋山谷帖云：「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唐之名臣，魯公之忠義，誠懸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何如哉！豫章先生孝友

文章，師表一世，歛唾之餘。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官其寶傳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生，尙安所云。」山谷書韻絕俗，前多謂出於瘞鶴銘，蓋其清壯頓挫處，純係顏法。學貴既爲南宋初年風氣，安國嘗亦難免趨時，意者或由黃湖顏以上接義獻，而徘徊晉、唐之間也。

宋孝宗亦稱能書，書史會要謂其「有家庭法度」，於安國書亦甚愛好，四朝聞見錄云：「方家俗有劉媿好寺，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皇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偶至寺中，謂于湖書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又駕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其見重如此，又安國嘗爲多景樓題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安國却之，而需紅羅百匹犒妓，大宴合樂，事見癸辛雜識，此外題詩於山川名勝，志書時有紀載，至宋、元以來評安國書法之散見於各書者尤多，茲撮錄數條於次。朱熹跋張安國帖云：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太太珍藏此紙，間以視余，展玩恍然如接談笑。」

嘗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見朱子大全（按又有題落星寺張子湖題字後云：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卿、俞子壽、吳庚卿、李秉文、陳勝和、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己甥魏愉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微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陸游跋張安國家問云：

「東坡先生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嘗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紫微張舍人書帖爲時所貴，錦囊玉軸，無家無之，今大宗伯（按謂從弟孝伯）兄弟，自爲知己，家書往來，蓋以百計矣，相稱相勉，相以遠者，亦何可勝計，而今所存才五百紙耳，方紫微無恙時，豈亦以爲易得，故多散佚耶？某昔者及爲紫微客，今老病臥家，而大宗伯猶以世舊寄此卷，命寓姓名於後，某自浮玉別紫微，三十六年之間，摧頽抵此，紫微若尙在而見之，且不能識，則大宗伯尙何取乎？援筆至此，慨然不知哀涕之集也，慶元五年十一月戊申笠澤陸某書」

清濁集

曹勛跋張安國草書云：

「安國此字，尤爲清勁，如枯松折竹，架雪凌霜，超然自放於筆墨之外，雖醉中亦不忘般若，豈箇中自有一種習氣，畧無間斷，又此觀音心呪而曰釋迦其示

不二門，安國得之深矣。」——松隱集楊萬里跋張安國書云：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誠齋集

又曰：

「于湖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漓，醉墨縱橫，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誠齋集

甘叔異跋于湖篆字云：

「昨官吳門得注藻龍溪小篆，今守沙得張于湖大篆，皆前此所未見也。」——皇

宋書錄

趙希弁云：

「……安國筆法妙天下，希弁伯祖伯崇得其詩曰：趙侯富貴種，而有巖壑姿；同姓古所敦，蚤晚蹋天墀。又云：德高欲予作字，醉中不能謹也，安國書。

德高乃伯祖字也」——郡齋讀書附誌

此外如宋魏了翁有跋張于湖真蹟，見鶴山集：元吳師道謂嘗見安國大書滿江紅（千古淒涼）詞，筆勢奇偉可愛，見吳禮部詩話，茲不備錄。綜觀以上所評，蓋安國於書法各體俱工，故歷陽真錄云：「于湖行書，世稱能品，墨刻中往往有之，篆則未聞，皇

宋書錄谷中云：干湖篆書極工，今長沙帥司西壁有大字，南康落星寺篆書行記大字皆佳，是干湖不獨行書擅名當代也。（谷中姓曹書錄序稱匡廬曹谷中，未載其名。）

其後從子即之，亦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清全祖望謂其書法冠於晚宋。（見鮚埼亭集張樛寮書逸老堂碑跋）明文徵明跋即之書進學解云：「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溫夫，別號樛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居士，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六，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樛寮字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下畧）」（甫田集）按石渠隨筆載文徵明跋張即之書報本庵記卷與此畧同，又載宋人書法四冊，首宋徽宗下至陸秀夫，共九十二人，內有孝祥與即之。

又王質八聲甘州懷張安國註云：「安國死後，在淮南屢降，憑箕作詩詞偈頌及結字比生前愈奇偉。淮寧宰陸同得遺墨尤多。」（雪山集卷十六）此則未免妄誕矣。

章七 詞論

張孝祥詞一卷，見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並載于湖詞一卷；花庵詞選稱紫微雅詞，湯衡爲序；由是陶書目有于湖長短句五卷，今皆不傳。毛晉刻宋六十名家詞于湖詞三卷，其初祇就花庵詞選所載二十四首，更摭四首益之，以備一家，跋稱恨全集未見。今萬有文庫景印及古閣本猶仍其舊，其後殆見全集，刪其重複，另編兩卷以續之，無目錄亦無跋，次序甚爲淆亂，四庫全書詞集于湖詞三卷，即用此本，毛斧季曾以兩鈔本校其卷一，聞爲近人鄧衡叔所藏。陶湘涉園景印宋單行本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卷端有湯衡及陳應行序，目下並各注宮調，蓋出乾道間刻本，毛氏所見，當與此同。吳昌綬雙照樓景印宋全集本于湖居士樂府四卷（今四部叢刊借印慈谿李氏藏宋刊文集本及四庫全書集本，卷數與上同）。較陶刻溢出四十五首，兩宋本題注互有詳畧，亦互有訛脫，唐圭璋輯全宋詞，以陶刻一百七十四首爲主而以集本補之，凡有訛脫處，亦據集本改正，此外復據花庵詞選補鷓鴣天日日青樓一首，據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補二首，據永樂大典補一首，共得二百二十三首，至陶刻載生查子宮紗蜂趁梅一首乃朱翌詞，花庵詞選載憶秦娥雲垂暮一首，梅

花發一首，並朱熹詞，毛刻滿江紅斗帳高眠一首，乃無名氏詞，平話所載三首，乃作者偽託，皆刪去而別爲附錄，按是書初版排印不無訛誤，如試問梅花一首調爲臨江仙，而誤植「又」字是。（前調爲菩薩蠻）然今所見干湖詞集，要以此本爲最備矣。

干湖詞之風格，在蘇、辛之間，蓋兼有東坡之清曠與稼軒之豪雄，前者以其才氣相似，後者則受時代影響，而雕肝琢肺，頗有新辭妙語爲前人所未道者，茲分節畧論，即各以詞中一語爲目。

一、表裏俱澄澈

謝堯仁序干湖文集，嘗謂安國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尙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沙時，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樂府之作雖得於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爲勝東坡。但當時意尙未能自肯，曾問使更讀書十年何如，對以他人雖讀百世書未必夢見東坡，以先生來勢如此可畏，不消十年吞此老有餘云云。觀此問答，安國固嘗欲步武東坡。（按四朝聞見錄云：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

又湯衡子湖詞序云：「昔東坡見少游上已遊金明池詩有籠幕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

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于湖紫微張公之詞，同一關鍵。……自仇池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與哉！此亦謂于湖詞似東坡也。

東坡詞之風格爲清曠，本書章一已畧論及，于湖詞與之相似處即在此點。如其念奴嬌過洞庭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鑑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髮短蕭蕭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扣舷獨笑，不知今夕何夕。」

清俊瀟灑，殊與東坡水調歌頭中秋神似，宋魏了翁跋此詞真蹟云：「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鶴山集）清查禮恂叔銅鼓書堂詞話亦云：「念奴嬌過洞庭一解，最爲世所稱誦，其中如『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又云：『短髮蕭蕭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皆神來之句，非思議所能

及也。王千秋更謂此詞飄飄然凌雲之氣，覺東坡水調，猶有塵心云。

其他如西江月丹陽湖云：「聞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元陸行直輔之詞旨警句，錄此詞末二語。菩薩蠻夜坐清心閣云：「暗潮清漲蒲塘晚，斷雲不隔東歸眼，堂上晚風涼，藕花開處香。夜航人不渡，白鷺雙飛去，待得月華生，攜筇獨自行。」多麗云：「景蕭疎，楚江那更高秋，遠連天，茫茫都是敗蘆枯蓼汀洲，認炊煙幾家蝸舍，映夕照一簇漁舟，去國雖遙，寧親漸近，數峯青處是吾州，便乘取波平風靜，荃棹且夷猶，鬪情有冥冥去鴈，拍拍輕鷗。忽追思當年往事，惹起偏限羈愁。拄笏朝來多爽氣，秉燭夜永足清游，翠袖香寒，朱絃韻悄，無情江水只東流。桓樓晚，清商哀怨，還聽隔船謳，無言久，餘霞散綺，煙際帆收。」凡此諸作，皆所謂「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楊萬里跋安國書語，見誠齋集。）而「表裏俱澄澈」者，陳應行季陸子湖雅詞序云：「託物寄情，弄翰戲墨，融取樂府之遺意，鑄爲臺榭之妙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讀之冷然灑然，真非煙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諛荆，然其瀟散出塵之姿，自在如神之筆，邁往凌雲之氣，猶可想見也。」殆即謂此類詞歟。

二、忠憤氣填膺

宋翔鳳樂府餘論曰：「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按周選以安國爲首，所錄皆其清雋典雅之作，然安國雄畧遠志，其欲掃開河、洛之氛祲，盪洙、泗之羶腥者，未嘗一日而忘懷中，（謝堯仁序）故其詞更有瞻懷君國，感憤淋漓者，六州歌頭云：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蘆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朝野遺記謂此詞作於建康留守席上，張魏公爲之罷席而入，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六州歌頭一闋，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馮煦蒿庵論詞又言：水調歌頭之雪洗虜塵靜一首，木蘭花慢之擁貔貅萬騎一首，浣溪沙之霜日明霄一首，率皆瞻懷君國之作，茲更錄於次：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賸喜燃犀處，駭浪與天浮。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勳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水調歌頭和龐佑父聞采石戰勝）

「擁貔貅萬騎，聚千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起方面重，對籌壺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尙餘匹馬空還。」（木蘭花慢送張魏公上閩）

「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裏繡旗紅，澹烟衰草有無中。萬里中原烽火地，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浣溪沙荊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塞）

慷慨悲歌，而忠憤之氣，隨筆湧出，足以喚醒當時聾聵，此外如水調歌頭凱歌上劉恭父之「君王自神武，一舉朔庭空。」泛湘江之「喚起九歌忠憤，拂拭三閩文字，還與日爭光。」汪德邵無盡藏之「一弔周郎羽扇，尙想曹公橫槩，興廢兩悠悠。」送謝倅之臨安之「好把文經武畧，換取碧幢紅旆，談笑掃胡塵。」過岳陽樓之「欲弔沈累無所，但有漁兒樵子，哀此寫離憂。」水龍吟過浯溪之「酌我清尊，洗公孤憤，來同一醉。」念奴嬌張仲欽提刑行邊之「虜馬秋肥鵬力健，應看名王宵獵。」雨中花慢之「欲吐平生孤憤，壯氣橫秋。……長望東南氣王，從教西北雲浮，斷鴻萬里，不堪回」

首，赤縣神州。「滿江紅思歸寄柳州林守之「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皆同一風格。至若滿江紅玩鞭亭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成迹，凝望眼，吳波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江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煙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坐收長策，蹙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蔥蔥，傳千億。」元吳師道謂其雖間采溫、張（溫庭筠、張耒）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吳禮部詞話）蓋亦懷古慨今之作也。

以上諸詞，類皆熱腸鬱思，音調悲壯，而醇秀無粗獷氣，易衡序云：「嘗獲從公游，見公平昔爲詞，未嘗看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復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登無盡藏岳陽樓諸曲，所謂駿發蹕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駿發蹕厲一語，可謂善評。

三、妙處難與君說

予湖詞之膾炙人口者，茲更錄數首於次：

「秋滿灘源，瘴雲靜，曉山如簇，動遠思，空江小艇，高丘喬木，策策西風雙鬢底，暉暉斜日朱欄曲，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思歸夢，天邊鵲；游宦事，蕉中鹿，想一年好處，砌紅堆綠，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茨珠盈掬。情春

纖縷繪搗香蠶，新萼熟。（滿江紅思歸寄柳州林守）

「一葉凌波，十里颯風，煙鬟霧鬢蕭蕭，認得蘭皋瓊珮，水館冰銷。秋雲明霞乍吐，曙涼宿靄初消，恨微聲不語，少進還收，竚立超遙。神交冉冉，愁思盈盈，斷魂欲遣誰招，猶自待青鸞傳信，烏鵲成橋，悵望胎仙翠壘，忍看翡翠蘭若，夢回人遠，紅雲一片，天際笙簫。」（雨中花慢長沙）

「送歸雲去鴈，澹寒采滿溪樓，正佩解湘腰，釵孤楚鬢，鸞鑑分收，凝情望行處路，但疎煙遠樹，離憂。只有樓前溪水，伴人清淚長流，霜華夜永逼衾裯，喚誰護衣篝，念粉館重來，芳塵未掃，爭見嬉游，情知悶來殢酒，奈迴腸不醉只添愁，脈脈無言竟日，斷魂雙鷺南州。」（木蘭花慢離思）

以上諸詞，皆音節清疎，情思飄逸，揚升庵云：「詠物之工，如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寫景之妙，如秋淨明霞乍吐，曙涼宿靄初消；清麗之句，如佩解湘腰，釵孤楚鬢，不可勝載。」（詞品卷四）又稱其醉落魄輕黃澹綠謂「毒」「賦」二字難下，詞云：

「輕黃淡綠，可人風韻閑裝束，多情早是眉峯蹙，一點秋波，閑裏覩人毒。

桃花庭院光陰速，銅鞮誰唱大堤曲，歸時想是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賦。」

沈謙填詞雜說謂閑裏覩人毒與喚起兩眸清炯炯，眼波才動被人猜，更無言語空相覩，皆傳神阿堵，已無剩美。李調元更謂毒字險而穩，人不敢下。（兩村詞話卷二）而賀裳黃公獨稱其木蘭花慢紫蕭吹散一闋，謂升庵極稱張孝祥詞，而佳者不載，如醒時冉冉夢時休，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此則壓卷者也。（皕水軒詞筌）全詞云：

「紫蕭吹散後，恨燕子只空樓，念璧月長虧，玉簪中斷，覆水難收。青鸞送碧雲句，道霞扁霧銷不堪憂。情與文梭共織，怨隨宮葉同流。人間天上兩悠悠，暗淚灑燈篝，記谷口園林，當時驛舍，夢裏曾游。銀屏低聞笑語，但醉時冉冉醒時愁。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

按于湖詞如取其清曠，當推念奴嬌過洞庭一解；論其豪健，自以六州歌頭爲壓卷。然世亦有病此二詞者，如陳延焯云：「忠憤氣填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覺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白雨齋詞話卷六）陳氏論詞主沈鬱，故有此說。念奴嬌則或指其用韻嫌雜，然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要無限度。于湖詞如滿江紅之高邱喬木，望京華，迷南北，亦復通屋於職。北宋名家若小山、東坡，其用入韻，皆無定紀。毛奇齡西河詞話固已論之。

周介存論詞雜著三：「北宋有無謂之詞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今檢于澹集中，尙未見應社無謂之作。蓋其時詞社之風未盛，惟祝壽惡詞，則未能免，如鷓鴣天爲老母壽之「同犬子，祝龜齡，天教二老鬢長青。」減字木蘭花黃堅叟母生日之「戲絲盈門，大底孩兒七個孫，人間喜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醜奴兒張仲欽母夫人壽之「年年有箇人生日，誰似家君，誰似家君，八十慈親髮未華。」皆甚庸盞。此外如「白麻早晚下天庭，」浣溪沙劉恭父席上「即上虛皇香案頭，」醜奴兒「屏懣鶯鶯并燕燕，恹恹柳柳與梅梅。」浣溪沙等句，同病淺俗。（柳梢青碧雲風月之以俗語入詞又與此異。）亦不必爲安國諱。謝堯仁序云：「觀先生之文者，當取其轆轤幹旋之大用，而不在于苛責於纖末瑣碎之微。」然則論安國之詞，亦當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

要之：于湖慢詞，大都一疊律宏邁，音節振拔，氣雄而調雅，意緩而語峭。

（查禮銅鼓書堂詞話）其小令亦多俊妙可喜。（註）宋翔鳳謂安國嘗陳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可謂知恢復之本計，其念奴嬌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爲惜朝廷難與暢陳此理。（樂府餘論）「妙處難與君說，」吾於

于湖之詞亦云。

（註）如鷓鴣天云：「日日青樓醉夢中，不知樓外已春濃，杏花未遇疎疎雨，楊柳初搖短短風。」

扶

青鷁，躍在驄，湧金門外小橋東，行行又入笙歌裏，人在珠簾第幾重。一洗滌沙去。一掃鬪樓
高晚雪翻，鴛鴦池畔暗潮翻，鬱金黃染柳絲風。油壁不來春草綠，圓干倚徧夕陽紅。江南山
色有無中。」又同調云：「行盡瀟湘到洞庭，楚天闕處數峯青，旗梢不動晚波平，紅蓼一灣
紋纈亂，白魚雙尾玉刀明，夜涼船影浸疎星。」

附錄 軼事

安國軼事之見於筆記小說或詞話者，多饒風趣，茲特選錄若干條附諸篇末，碎金片羽，聊助談鋒云爾。

(一) 頭上宮花顛

龍改齋漫錄卷十六：「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花宮顛。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日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蠡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伎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顛，其首自爲之搖顛者數四，坐客皆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孝祥竟不覺也。」

(二) 大書滿江紅詞

吳禮部詩話：「子湖玩韞亭，晉明帝規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詞者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間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雖聞采澗、張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

(三) 張魏公罷席

渚山堂詞話云：「張安國在沿江帥幕，一日預宴，賦六州歌頭云云，歌罷，魏公流涕而起，掩袂而入。」（按此條朝野遺記但云張魏公讀之罷席而入。）

(四) 濫誠有之

孝祥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職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寘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正公嘗語予曰：「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四朝聞見錄）

(五) 歸去來

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楊柳，鷓鴣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

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沒矣。（四朝聞見錄）

(六) 亦人子也

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射盪，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四朝聞見錄）

(七) 占斷天下好事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奮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公。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尤雋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且又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見四朝聞見錄，按周密齊東野語云：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埴爲冠。埴試浙漕南宮皆第一，先傳臚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暗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卻。又按宋史秦檜傳，紹興二十四年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埴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爲第一，從子煒、嬖姻黨周夔、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爲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偏排，師遜爲詳定，埴與第二人曾冠策皆及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埴策皆檜、煒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埴第三。）

（八）仍用孝祥書

方家峪有劉媿好寺，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皇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偶至寺中，謂于湖書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駕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詔仍用孝祥書。（四朝聞見錄）

（九）侍立候總得修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三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於齋中索紙墨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曰，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祇薦，總得遣之去，卻呼安國來，曰：「有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侍我，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宋稗類抄）按老學庵筆記「宋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兩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又宋元學案「林拙齋紀問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

（十）五馬今朝成十馬

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歸，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

樂，一奴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奴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吟賞竟日，賞以萬錢。（宋稗類鈔）

（十一）愁絕清光欲破時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左鄴舉善、郭世模從范、李大正正之、李詠子永，多館於安國家，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小闋，錄示安國，安國云：我當爲諸公考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釧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苟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按明清字仲言，兄廉清字仲信，又平湖集卷十有次韻左舉善木犀七絕一首，卷三十八有次韻左舉善尺牘。卷三十五有與明守姜秘監叔永尺牘二，均薦郭世模者，畧謂「晉人郭從範者，今年三十，能詩文，呂居仁、曾吉甫諸老先生至忘年目之爲小友。年益長，益益奇，疏爽俊特，氣槩凜然可畏也，僕童卯與之同硯席，相從十五年如一日，盃觴流行，十紙立就，清婉精緻，若宿造者。蓋於文無所不能而又敏妙。」）

(十二) 紅羅百匹犒伎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台樂，酒酣，于湖賦詞命使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癸辛雜志)

(十三) 禁蛙池

宣城張氏信譜傳：「紹興初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他。」(按米芾亦有擲蛙事，引見章三節二。)

(十四) 玉簪記

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于湖。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古今女史，按玉簪記見六十種曲。)